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第四卷·第八期·總第八十號·一九六零年四月十六日

香港新地書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80

本期目錄

封　面：海南咖啡（國畫）晦　廬作

封　裏：滑冰英雄孫洪霞（攝影）

編者的話

這一期的基本內容，主要在於報道僑鄉的新貌和對幾個重要劇種加以簡略的評介。前者，觸及的範圍遍及湛江、虎門、汕頭、和佛山等地區。爲了增益讀者的趣味，我們除了附載現場圖片之外，分別插配了幾幅速寫畫。

戲劇方面，談到的有京劇、湘劇、和潮劇幾個不同劇種。李惠英女士是湖南人，以湘人談湘劇，自感格外親切；龍公是京劇評鑑專家，也是有名的票友，由他老來談京劇，不但是行內人說行內話，句句是肉，而且見地不凡，足資參考；談潮劇的兩位，都自稱是外行人，但由於她倆都是電影工作者，特別是王葆眞小姐，她以演員身份談看戲的感受，讀者讀來也是較具濃厚趣味的。

珂雲女士東北之遊所記心得，續有來稿，本期刋載的是「哈爾濱之行」。當然，這又是前期「鋼都四日」的姊妹篇。讀了前文，再讀今期的續稿，讀友們對我國東北工業城市的面貌將更加淸晰更加明確地認識了。這一篇文字稍長，仍分兩期刋畢。

科學小品專欄，今期談到的是蠶的故事。由於這一類昆蟲故事很受讀友歡迎，我們已決定把前此已刋各篇稍加整理增訂後，輯印一個單行本。讀友們如有興趣，可先來函本社營業部預約，屆時出書後，當按照定價八折優待。

新聞文藝化・知識趣味化

深圳重見張君秋

記北京京劇團演出的二場戲

龍公

深圳戲院自三月五日開幕以來，在接連的三個週末，已經演出了粵劇、潮劇、京劇三個劇種。演員都是第一流人材，因此轟動港九，同胞們紛紛回國參觀，場場客滿。分析起來，有三個原因：第一、各劇種演員既是第一流，演唱的亦都是千錘百鍊搭配整齊的劇目，水準高超，在港九萬難看到。第二，交通極便，火車祇需一小時，就可到達。看晚場的可以下午去，次日清晨回港，無碍工作。看日場的可以早晨去，下午回，好似郊遊一次，方便得很。第三、費用極省，一切由中國旅行社安排妥當，看一場夜戲，連同車費、戲票、膳宿，還不到港幣十五元（如乘三等火車來回，還可減省一元半）。看一場日戲，化不到十元錢，試想在港九怎能辦到？在港九看粵劇要十二元八角，看票友京劇要十八元。平心而論，演員與劇目，都是無法比較的，那就毋怪要場場客滿而且向隅者衆了。



張君秋的舞台的形象

這次北京京劇團張君秋小組在深圳演出三天四場，筆者爲工作所羈，未窺全豹，僅得二場，是廿六晚的「兩將軍」「遇皇后」「望江亭」和廿七日的「獅子樓」「太君辭朝」「鳳還巢」，我就就這六齣戲，作個漫談吧。

「兩將軍」 黃元慶劉永利合演

這是一齣三國時代馬超攻打葭萌關與張飛大戰的故事，是武生與武淨的對兒戲。馬超歸長靠武生扮，張飛由武淨扮。這齣戲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特點，就是這兩個人不分賓主，一切動作，編成「對稱」式，架子身段，伸手抬足，一定是你左我右，你正我反。觀衆看來是兩邊平衡的圖案，而不是一般武戲由主角壓住次角一面倒的形勢，故又稱「蝴蝶形」。飾馬超的稱爲「上把」，一切舉動程式，非常順便，但飾張飛的「下把」，他必需負担相反姿態的責任。這種對稱程式，被採用的戲不多，演員承飾張飛，必須刻刻留心，偶有疏忽，就會形成「一順邊」而破壞了這一齣戲的特點了。

黃元慶演馬超，他是富連成科班第六科「元」字班畢業生，馬連良的東床快婿，他從小專攻武生，勇猛矯捷，有「小老虎」之稱。近年來，在武技之外，兼重神韻，老楊（小樓）派路子，那晚他的馬超，神態威武。劉永利演張飛，開打緊湊，節奏極速，並達到了「對稱」目的。二人的兵器，都是長槍，打「大快槍」與「槍架子」，却已在傳統基礎上加過工，變化甚多。接着夜戰，卸去大靠，穿箭衣，換使短打戲程式，諸如「扎槍」「扯拳」「滾背」「掃膛腿」「旋子」「地蹦」「連環腿」等一應俱全，台下觀衆，看得出神，有喘不過氣來之勢。

「遇皇后」 李多奎郝慶海合演

這是民間故事「狸貓換太子」的一段，衍包拯陳州放糧回京途中，路過趙州橋，遇一盲婆告狀，審明乃係被害多年的李太后，故又名「斷太后」，是老旦的正工戲。李多奎是目前京劇界碩果僅存的老一輩老旦藝人，年將古稀，而精神充沛，嗓音洪亮。天生一付老婦人相，累積了數十年的經驗，行動姿態，已成自然。那晚他唱得響遏行雲，大段二簧慢板，一氣呵成，衷氣結實。雖然他把往年拔高之腔改用平腔，這是年齡關係，欲其一如壯年之行腔，眞是逾份的苛求。我們身處天南，能有機會一聽此老妙奏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三月初我國派往印尼接歸僑的第三批接僑輪「福安」、「海皇」、「大寶康」、「俄羅斯號」、「亞庫契亞號」五艘輪共載運了三千二百多名歸僑陸續返航回國。「大寶康」載運的六百多名華僑於三月廿四日下午回抵廣東湛江港。經過一番周折的「海皇」輪也於三月廿三日上午，載運了在印尼加里曼丹邦戛遭受火災，流離失所的六百多名華僑回到汕頭港。他們到達了碼頭，受到同胞們熱烈的歡迎和中央及省接僑會首長的慰問，歸僑都深深感到祖國對他們的關懷，使他們脫離了苦海。其餘「福安」輪載運了西爪哇二百五十一名華僑，「俄羅斯號」載運的一千二百名華僑及「亞庫契亞號」各輪均已在途中。

▲三月十七日下午，有一千二百多名華僑乘「芝渣連加」輪回到廣州黃埔港。這些華僑中絕大部分是來自印尼雅加達、三寶瓏、汶島等地的。

乘搭「沙丹那」和「芝萬宜」輪的七百多名華僑，於三月二十日經深圳返國。這批華僑中除了一百多名新加坡華僑之外，其餘都是來自印尼的。在深圳橋頭上，受到中央僑務機關首長的熱烈歡迎。接待人員把他們接待到深圳休息和吃過了飯，當日下午便乘火車到廣州。

▲最近從廣州到福建的一千八百名印尼歸僑已獲得妥善安置。其中一千一百多名安置在常山華僑農場和北碚華僑茶果場；有一批安置在工礦企業；五百多名僑生則已開始走上學習崗位。

第二批接僑輪接回來的一千六百多名歸僑已全部安置到廣西。其中一千三百多名安置在武鳴華僑農場；一百多名安置在南寧市工業、文教等單位；一百名中學生已進入南寧市各中學；十二名喪失勞動力、無依無靠的老歸僑則送入敬老院安享晚年。

有十九名在二月底回國的僑生，安置

，耳福誠屬不淺。演包拯的是郝慶海，是個極有前途的人材，身軀魁梧，嗓音衝亮。走裘盛戎的路子，唱念介於「銅錘」與「架子」之間，這個改進我認爲很合理。照傳統的成規，銅錘花臉重唱而做表簡畧，架子花臉重念而講究做表。包拯歸銅錘花臉應工，除了唱以外，就不够生動，因此現代的淨角——尤其是裘盛戎袁世海等，都採取兩合一的辦法，增加了不少舞台生氣，是京劇的一種進步。

「望江亭」 張君秋劉雪濤李四廣等合演

這是一齣新的京劇，來源很古，脫胎於元代大戲劇家關漢卿所作雜劇「望江亭中秋切鱠旦」，首先改成川劇，名「譚記兒」，京劇又把它移植過來，由王雁與張君秋重編，名「望江亭」。此戲曾經攝成電影，國內外均曾放映，觀衆已不感陌生。這次舞台演出，仍是電影裏的原班演員，好似舊友重逢大爲親切。

當去年我們看到這部影片時，聽張君秋的唱腔，大爲驚奇。他曾在港住過三年，經常演出。那時他的嗓子，祇有高音，缺少低音，因此他唱梅腔時，就很難完全如意。於是他就利用自己的條件，吸收諸家之長，倡製新腔，却遭到一班保守份子的誹議，說他破壞流派，駁雜不純。這些說法，實在不值一笑，如果說每一藝人，祇許繼承，不許倡造，那末目前生旦淨丑各行的不同流派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君秋之具有改革和倡造雄心，不但不應該加以阻撓而且值得鼓勵的。果然，這幾年來，因爲生活正常，精心練工，嗓音愈來愈好，寬亮甜潤，高低齊備，已到了抑揚頓挫隨心所欲的境地，因此他就把孕育着的新腔，儘量在新戲「望江亭」裏公諸大衆了。

在倡作中有一個最大胆的，是：在一段二簧散的末句之尾，却用原板的腔來作結，在傳統上是史無前例。我那時聽過，亦感兀突。後來仔細一研究，纔發現緊跟着接唱的是一段二簧快三眼。這二段的詞意是連貫的，上段末句唱成原板尺寸，就是便於下板快三眼的起句。這與傳統上由慢板或原板的末句唱散，再接散板或搖板，其理相同。傳統的祇有先板後散，改革的亦有先散後板，祇要切合表演需要，爲什麼不能倡造這個新例呢？因此我個人絕對擁護這個致想致做的精神，因爲他實在處理得當，安排得悅耳呀。

那晚的戲，一致公認比影片更好。影片攝於三年前，而這些成績，正是他們在這三年中不斷加工的成東。君秋的扮相，比以往更美，眞可與當年的梅蘭芳後先爭輝，表演藝術的深度，面部表情的靈活，確非當年在港時所可比擬。劉雪濤的白士中，富書卷氣，雅而不俗，私淑葉盛蘭，頗爲神似。李四廣的楊衙內，比影片中更爲成功，這是舞台戲容許誇張的緣故，使觀衆對這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草包，滋生一種可恨又可笑的反應，嘆爲觀止。

「獅子樓」 黃元慶張斌江合演

這是一齣短打武生戲，是水滸傳武十回的一段。那天看到的是從武松回家演起，當他得知武大暴卒而又發現潘金蓮內穿大紅時，即起疑心走訪何九，免去了守靈及武大鬼魂出現等迷信片段，接着上獅子樓。黃元慶演武松，與「兩將軍」的馬超，另是一種演法。馬超是驕傲的大將，而武松則是血性的英雄，爲了雪恥，不避官場惡霸勾結的黑暗勢力，捨死忘生爲兄復仇。元慶把這些忍無可忍的痛苦，完全從面部上透露出來。上了獅子樓與張斌江的西門慶決鬥：打「奪刀」套子，這是短打武戲常用的程式，但他們二人打得格外緊湊，迅捷如風，中間單刀一度脫手，又利用一張桌子，倡造出「壓刀」「抽刀」等驚險身段，這是以往沒有見過的新形式。

「太君辭朝」 李多奎主演

楊家將故事戲之一，衍余太君因楊家三代男丁，均已爲國捐軀，同時又以宋皇對待楊家的薄情寡義有些反感，故而上殿辭朝歸田。這齣戲在結構和曲調上都安排得比較單純，但經李多奎唱來，仍是精采百出，大爲過癮。

「鳳還巢」 張君秋劉雪濤李四廣等合演

這是梅蘭芳早年從李笠翁的傳奇「風箏誤」所改編的，除劇中人的姓名不同外，情節大致相仿。京戲裏本來亦有「風箏誤」，梅的「鳳還巢」上演後，「風箏誤」即被擱置，崑曲劇常演之。梅蘭芳把此戲一唱而紅，亦成爲學梅者必修之課。全部演出約二小時半，是一齣「羣戲」。需要多位好演員來合作，平均發展，並不偏重於任何一人。那天君秋演的程雪娥，是閨門旦，比譚記兒（少婦）又婉靜些，他的唱腔，大部保持梅派精華，但有一小部份，已滲入了他自己的新腔。劉雪濤的穆居易，刻劃書獃子的固執，入木三分。李四廣的丑旦程雪雁，突梯滑稽，輕鬆幽默，引人大笑而不落俗套，確是丑角全材。飾朱千歲的是鈕榮亮，在「丑配」一場和四廣一搭一擋，「扣」得非常緊，「兜」得非常巧，觀衆無不捧腹大笑。

綜觀這六齣戲，使我對京戲的躍進成果，大感興奮。無論從形式上或內容上看來，進步是驚人的。將來好的各種劇團，將不斷來深圳演出，我們將親身體會到百花齊放的茂盛景象。近水樓台的港澳同胞們，這是我們的福氣。

……………

到北京僑生補習學校就讀。他們是乘太古輪船公司的船回到廣州的。歸僑和僑生每到目的地都受到當地同胞的熱烈歡迎和首長的親切慰問，他們都感到像回到自己家裏那麼溫暖。

▲十年來自外埠回到福建家鄉參加農業生產建設的六萬多名歸僑和安置在工礦企業的八千多名華僑職工，在生產建設中有不少人屢次獲得獎狀或被評爲先進生產者。由於生產日漸發展，歸僑的生活也越過越好了。

受到獎勵和表揚的歸僑很多，如：東寶山華僑果牧場場長印尼歸僑郭彌堅，創造了北果南移的經驗，受到表揚和獎勵。・緬甸歸僑鄔榮秀，多次被評爲勞動模範。・福建機器廠歸僑姚敏倫成爲一個技術革新能手，曾獲得十次獎狀。・漳州化工廠印尼歸僑蕭春發獲得漳州市先進生產者稱號。・廈門運輸公司歸僑盧元良先後三次受到公司的表揚和獎勵。這些人初回國時都是不懂生產的，但經過幾年的學習和努力鑽研，才有了這樣的成就。

歸僑李淑清一家九口，回國時只得一條毯子，一貧如洗，現在全家都在公共食堂吃飯，六個兒女免費在農場讀書，她和丈夫每月還領到幾十元工資，生活很安定。・有不少的歸僑在銀行裏有了存款。

▲爲了接待歸僑，湛江市興建一座華僑招待所，已於三月十八日動工。該所規模宏大，可住宿二千三百人，餐廳可容一千人同時用膳，預計在今年七月前完工。

▲新疆吐魯番盆地最近已建起石油城，那是在兩年前有一隊三百多人的勘探隊到該地找尋油田開始的。現在已建成吐魯番石油礦務局，他們修築了四十八公里公路，建成了一千多間房子，還建了煤窰、磚窰、農場等。

▲廣東省航運廳黃埔船舶修造廠最近試製成功一艘鋼骨水泥的載貨駁船，命名爲「星火」號。用鋼絲水泥造船可以大量節省鋼材和木料，不怕火燒、不會生銹、不怕蟲蛀，維護修理都簡便，而且結構簡單易於製造。

▲廣西南寧新建製糖造紙廠，這是一

外行人看潮劇

夏木鸝

對於潮劇，我是一個很外行的觀衆，由於我不懂潮語，再加上過去曾跟着別人去看過幾次舊派潮劇，給我的印象都不很好。這次，廣東潮劇團在深圳演出，看了却使我對潮劇的印象完全改觀。

我們是第一晚去看的，當晚演出的是四個短劇：（一）桃花過渡。（二）楊令婆辯本。（三）掃窗會。（四）鬧釵。

在四個短戲中，「桃花過渡」一節最短，這是著名劇目「蘇六娘」中的精華之一，整段戲的風趣、活潑，是一個年青小姑娘和一個白髮翁的對手戲。他們用出色的舞步，輕快的歌唱來表現一段充滿着愉快精神的戲。一啓幕是小姑娘拿着雨傘想渡江，她叫一聲，一個白髮翁出來了，由於小姑娘與白髮翁是舊相識，所以當小姑娘踏上船後，兩人便唱着歌兒互相捉弄。聽老人唱：「正月百花開，百呀百花開，百花開來蜂蝶狂，昨夜個園門無上鎖，桃花偷走來渡江，嘟呀嘟來渡江。」（桃花是那女孩子的名字。）小姑娘唱：「一二月木棉花，木呀木棉花，紅花開了開白花，白花飛落你身上，唇邊額角……。」接着，白髮翁笑女孩子應該找個好郎君，像燕子般成雙對，還說他可以給她介紹。女孩子有點不高興，很不服氣地唱：「郎君……五娘樓上擲荔枝，我有荔枝自己擲，免用阿伯你費心機……」整段戲的歌曲都很動聽，加上曲詞有字幕介紹，即使很外行的觀衆，都看得明聽得懂。我最喜歡潮劇的幫腔，它既使舞台上的氣氛熱鬧，也教觀衆的精神集中。「桃花過渡」一戲中的小姑娘和白髮翁都叫人歡喜，小姑娘的頑皮、愛嬌、活潑，演員不但掌握了劇中人的全部特點，而且把她最可愛的優點表現得非常凸出。這位扮演小姑娘的演員眼睛特別圓大，當她俏妙地轉動着大眼睛的時候，面部便充滿着戲。小姑娘和白髮翁表演蕩舟的舞蹈十分細膩巧緻，試想兩個演員在又平又硬的舞台上「蕩舟」，能使台下的觀衆覺得他們是恰如乘坐一隻在波浪中輕搖欸擺的小船上一樣，一頭上一頭落，蕩來蕩去，萬分逼眞。有幾次還表現了大浪打來，船發生巨大的顛巍的情景，更叫觀衆對他們的藝術想像與創造發生了極大的驚異。

第二節戲是由老藝人洪妙領導演出的「楊令婆辯本」（又名「辯十本」）。這是潮劇傳統劇目「狄青全傳」中的一段，描述楊令婆爲保宋朝名將焦贊的兒子焦廷貴性命，親上金鑾，痛毆奸臣龐洪，終使宋仁宗赦免焦廷貴的死罪。「辯本」這個戲是一齣唱工戲，更是老且洪妙的首本戲。

洪妙是潮劇有名的老且，他是一個五十六歲的男子漢，演戲已四十餘年，在老且戲中，洪妙的唱工十分美妙，他咬字清晰，能非常巧妙的運用眞假嗓來唱，抑揚自如，不懂潮曲的觀衆跟着字幕，可以一個個字的聽出來。他的聲音又那麼酷似一個健康的老太婆的語調。我的一貫習慣，看戲的心情是跟着對演員的崇拜感而弛緊的，洪妙過去沒有在我的腦海裏留下印象，他一出場，我先是覺得很平淡，但到他一開腔時，我的精神立即振奮了，洪妙的唱是那麼悅耳動聽，做工又是那麼細緻入微，連他手執着的龍頭杖也有了戲味，他微微彎脚的步法，顫動着龍頭杖，叫你怎樣也不會想到他原是一個男子漢。當他舉起龍頭杖痛打權奸和譴責皇帝的時候，戲更進入了高潮，洪妙

看潮劇說感受

王葆眞

洪妙是潮劇出色的老且，「楊令婆辯本」是他的首本戲，洪妙在舞台上的扮相、嗓子、和做工都使觀衆決不會想到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一出場就把觀衆吸引住。他走路時的步法，把持着龍頭杖的顫巍巍的手，坐下來的穩重姿勢，半開半合不斷微喻的嘴巴……一切都有戲，都有着老太太的特徵，他的一舉一動，處處使觀衆信服，信服他是一個有了很高的藝齡，也有很高藝術造詣的藝員。整個戲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楊令婆要宋仁宗赦了焦廷貴死罪，但宋仁宗用「國法難容」之類的話來搪塞，奸臣又在旁得意洋洋，楊令婆被氣得全身發愣而又說不出話，和他拿着龍杖怒打奸臣龐洪時怒瞪雙目，顫抖得氣呼呼的，那時的做功和唱曲的感情，眞使人拍掌叫絕。

姚璇秋也是潮劇中著名演員，她扮演「掃窗會」裏的王金眞，使我看後像上了演技的一課。雖然我不是一個舞台演員，但對於她刻劃



楊令婆辯本（速寫）　麥正作

▲……座綜合利用甘蔗的現代化工廠。該廠於二月底部分投入生產。將來全部投入生產後，可日榨甘蔗二千噸，年產白砂糖四萬五千噸，同時製糖後的桔水每年可產酒精三千多噸，蔗渣可造紙，每年產印刷紙三萬八千噸以上。

▲廣州市北郊於三月中旬開始興建一座新的火車站，建築面積達三萬多平方公尺。四層樓房，有十八個候車室同時可容一萬四千人。

▲廣東澄海運陽大橋已於三月八日建成。橋長八百六十五米（約合二百六十丈），有九十一個石砌橋墩，九十孔。橋上可對開兩輛汽車，兩旁有人行道，欄杆還雕有民族風格的美術圖案。

▲廣東雷州半島青年運河自去年九月動工，經過一番移山造海、改造山河的宏偉工程，已提前於三月八日首次放水，使幾年來爲害人民的九洲江馴服地聽從使喚，開始爲人民造福。青年運河工程宏大，有一個儲水十億立方的鶴地水庫和三個大水庫，一條長一百七十八公里，底寬三十多米的主河道和共長四千多公里的大小灌溉渠。單鶴地水庫就有三十五座堤壩，主堤壩攔腰斬斷九洲江。

▲廣東試驗人造雨已獲得成功。據初步統計，到三月十四日止，湛江專區人工降雨有效面積已達到七千八百多平方公里，佛山專區的降雨面積也達到四千多平方公里。人工降雨是一種尖端科學技術，是用乾燥鹽粉和草木灰等由飛機撒在雲層中，促使雲層下雨的。

▲廣東許多地區大造插秧機支援春耕插秧。番禺地區在最近十多天做製成六千七百部廣西式五九——三型插秧機，使該地每八十五畝田就有一部。湛江區也製成三千多部，並在趕製六千部中。

▲廣東各地區今春以來展開封江鎖河，引淡濟鹹的工作已獲得很好成績。番禺萬頃沙和黃閣公社從七里外引珠江淡水灌田，使十六萬畝田不受鹹潮侵襲。東莞縣七個公社二萬多社員攔腰鎖住東江河水，使十五萬畝田免除鹹潮侵襲。清遠縣斬斷北江，使江水向北倒流，四十五萬畝發生

人物的內心活動、和細緻的做功，實在對任何一個演員都有很大的幫助，何況我還是一個新人，更需要吸取更多更廣的養料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姚璇秋的唱片，她底唱腔清晰，咬字清楚，都有十分凸出的成就。姚璇秋不但有着動人的嗓子，同時還有着優美的身段，豐富的感情，她在舞台上的一唱一做，非常引人入勝，每個「身段」和「水袖」都是優美的舞蹈形象。

一個演員只有深入地去了解角色，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姚璇秋能够從唱做中把王金眞的善良、樸素、而又有胆量有勇氣的性格，生動、深刻地表現出來，的確是萬分可貴的。當王金眞見到丈夫後那種又是恨、又是愛的感情，她用眞實和細緻的做工，把角色的整個內心世界表露出來，這證明姚璇秋對這個角色的刻劃是下過很大工夫的。

據我所知，姚璇秋從事潮劇藝術工作到現在只不過是短短的六七年，這樣短暫的時間裏而能有這樣的成就，眞是件不容易的事呵！我雖然對潮劇的認識很不够，甚至一無所知，但通過這次難得的機會，欣賞和觀摩了舞台上潮劇的演出後，潮劇在我的腦海中已留下了很深刻、很鮮明的印象。



掃窗會（速寫）　麥正作

的嘴巴一縮一放，把一個老太婆的憤怒情形演得活靈活現。

「辯十本」這齣戲是一齣政治性很强的戲，重點放在楊令婆的機智、勇敢、穩重、正義的性格上，她在金鑾殿上罵奸臣、罵皇帝，到後來還狠狠地打了龐洪，連皇帝也險些逃不過她的龍頭杖，是這樣把皇帝說服了，給當朝權奸狠狠的一記悶棍。洪妙很注意小動作和「關目」，不論在罵奸臣，諫皇帝，每一個小動作，和每一次使用關目都扣緊觀衆的心弦。

下一齣戲是姚璇秋和翁鑾金合演的「掃窗會」。從很多的報道裏知道了姚璇秋是一個很出色的年青女演員，她現在才只廿四歲，但已經是全國聞名的名演員。說起來，姚璇秋的藝齡並不很長，她一九五三年才參加潮劇團，在前輩的教導和自己的努力下，練出了清晰婉轉的嗓子，她的表演有着樸素、眞實、細緻等特點，感情豐富，善於掌握人物性格，她的青衣戲是潮劇演員的皎皎者。她演「掃窗會」十分成功，因此「掃窗會」也成了她的拿手好戲之一。「掃窗會」是「珍珠記」的戲肉，更是潮劇優秀的古典劇目，它被列入「細工戲」，無論演出或音樂都十分細膩；音樂上保存着優美的曲牌和唱工，「打擊樂」和「管弦樂」都能細緻地完成襯托氣氛的使命。

「掃窗會」是叙述書生高文舉和髮妻王金眞的一段辛酸故事。高文舉得中狀元，被强迫入贅溫府，其髮妻王金眞歷盡艱苦找到溫府來，被溫府打入廚下爲婢。探知高文舉的情形；一夜王金眞假裝掃窗會見了丈夫。明白文舉實未負心，他教妻子向包公告狀，最後獲夫妻團圓。在「掃窗會」一劇中，翁鑾金扮演高文舉，和扮演王金眞的姚璇秋都有很動人的演出，翁鑾金是一個很有藝術修養的潮劇演員。九歲便學戲，現在已卅八歲了，能扮演小生、丑生、老生，表演穩重，富創造性。翁鑾金的外型並不怎樣俊美，但演出却很是洒脫，唱腔很有感情，出場所唱的一大段曲，叙述他在溫府內的生活，爲了見不到妻子所感到的痛苦。做手和台風很美，唱腔忽而低沉忽而激昂很能把高文舉的心情刻劃出來。

姚璇秋的一出場就單獨表演了幾十分鐘，一個演員手執一把掃帚，演上四十分鐘的戲而始終是那麼吸引人的，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她唱：「……豈知你妻子受苦在外頭……本欲將高文舉之名來叫，又恐伊讀書之人心腸有些難料，若認妻身不消說了，不認妻身……我的罪過難保，我只得進前退後不敢聲高，只落得十指尖尖在這窗外敲……」姚璇秋的唱曲有深度的感情不在話下，說到「做」的一面，簡直已達到藝術的化境，她的眼睛、雙眉、十指乃至頭髮、「嘴巴」全都是「戲」，戲服上的衣帶也有戲演，一把掃帚本來是死物，可它在姚璇秋的手中，也刻刻有了生命，掃帚舞動一下，就像把隔着他們夫妻的障碍物掃薄了一些，直至把障碍物掃個精光爲止。姚璇秋的舞步、做手、關目、水袖、身段都是第一流的，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表現着高度的藝術創造，說一句衷心的讚美話，她眞是天才的化身。

「鬧釵」是最末的一節戲，是一齣招笑喜劇，它出自明人的「蕉帕記」，內容描寫花花公子胡連狎妓通宵，忽在龍生書房門口拾一金釵，便斷定妹子與龍生有私情，大發雷霆，最後查出原來是自己在妓院攜帶回來的物件，給母親和妹子責罵一頓，還吃了婢女的三十板。戲中着力描寫胡連的性格，全劇充滿諷刺氣味，演員的唱做別具風格，屬於大鑼大鼓戲，音樂一起由嗩吶領奏，非常悅耳。主要演員蔡錦坤的做工詼諧有趣，扮相滑稽突梯，特別是他由頭至尾表演的耍扇子，更是巧妙精彩。據說蔡錦坤不但能演丑生，而且還能演老生和大花臉小花臉等，有上二十六年的舞台經驗，他的「扇子工」是潮劇名丑謝大目所傳授的。當他舞弄着折扇的時候，便把劇中人的輕浮、胡鬧、乖戾勾劃得淋漓盡致。

看完廣東潮劇團的演出，我覺得潮劇是一朵開得很燦爛的藝術香花，像這樣優秀的劇種，放在全國範圍中，是完全無愧於第一流之列的。

半月鄉情

旱象的田，獲得江水灌溉。汕頭專區到三月七日止封江鎖河六萬九千多處，韓江六個出口全被封鎖。

▲福建晉江、南安、安溪、泉州各僑鄉公社通力合作，在晉江幹流支流下修起攔河壩、引水渠，把晉江的水引入沿岸灌溉渠，增加灌溉面積五十萬畝。龍溪、海澄農民三萬人經兩天半的奮戰，腰斬福建大河九龍江，使江水流入漳州平原灌溉十七萬畝稻田。

▲廣州近月來展開以機械代替肩挑勞動，工人和農民紛紛創造和製造搬運機械。二萬多工人製造了各種運輸機二千八百多件。黃埔港三千多名職工製造了許多輕便機械與現代化的起重設備配合起來，現在黃埔港的主要裝卸作業已由機械代替肩挑了。廣州三元里農場的農業生產也實現了機械化和半機械化，農場的製肥料工作和炊事工作都用上了機械。

▲廣東韶關馬壩郊區人民公社獅石山石灰岩洞穴中發掘出馬壩人的化石。經過科學院古脊椎動物研究所專家的研究，證實是距今一、二十萬年前的我國古人化石，是我國周口店「北京人」化石以外的最早人類化石。

▲廣州發展職工業餘教育，截至三月四日止，據十四個工業單位的統計，已開辦高等專業班五十多班，參加學習者二千一百多人；中等專業班一百二十多班，參加學習者五千九百多人。

▲黑龍江商學院今年初開辦了烹飪系，這是中國高等院校的新專業，爲各地培養水平高之廚師和飲食服務學校師資。

▲廣東潮劇團一行七十餘人於三月十八起一連三天到深圳演出。以張君秋領銜的北京京劇團亦繼於廿五起一連三天到深圳演出名劇狀元媒、望江亭等，不少港澳同胞前往觀劇。

▲廣州三元里利用天然的溫泉水建成了溫水游泳池，已於三月八日開放，在三月份內免費招待遊客。

哈爾濱去來（上）

珂雲

八月二十五日，我們在東北旅行的程序，決定從瀋陽先到哈爾濱，在南歸時，再去訪問長春市。因之，昨天中午。我們尚在鞍山，晚上到了瀋陽，今天，又在哈爾濱吃晚飯了。我們是上午十時另七分，乘車離開瀋陽的。我們留了一部份行李在瀋陽，因為他日回去時，仍要路過瀋陽的。主人們送來了大包蘋果，還有本地的名產：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他們的盛意，眞使我們過意不去。這輛車，是行駛在瀋陽和佳木斯間的，車上有臥舖，舖位特別寬暢，有布幔，與關內臥車的形式不同。車向東北行去，經過吉林省，漸入松花江嫩江大平原，但見遍地高粱和玉米，密密麻麻，一片接着一片，大地就好像披上了無邊無際的赭紅色的絨毯。這一地區是肥沃的黑土地帶，有「中國的烏克蘭」之稱。它是著名的「東北糧倉」。現在已接近收割時節，眼見豐收在望。我們雖然還記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支悲愴的歌曲，但那個悽慘的沉痛的日子已成爲過去了，今日的松花江畔，人民在自己的家園上，過着多麼美好的日子。

車行一千一百里，於晚上八時五十八分鐘到達哈爾濱。主人迎送我們到哈爾濱飯店居住。夜幕籠罩着這北國的都市，使我們無法看清她的面貌。我們也就睡了。

八月二十六日，我這個性急的客人，一早起來，就從臥室的南邊窗口，走到西邊窗口，又從西邊窗口，走回南邊窗口。但見窗外街道寬廣，電車和公共汽車縱橫來去。樹木很多，半掩着一些紅色的建築物。這裏有一所很高的紀念碑。那裏有一座教堂；圓圓的屋頂，那是舊俄的風味吧？（我後來聽人說，那是喇嘛教堂，為舊俄的一種教，與天主教同一源流。教徒信仰虔誠，每年冬天的某一天，他們要舉行一種儀式，鑿冰為一十字架，插立地上，然後在結冰數尺厚的松花江上，打開一個大洞，由一個青年，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冷空氣中，全身裸露，跳入冰水中，浸上幾浸，出來，用毛毯包裹了，乘汽車而去。據說，這種教已沒落了，去年冬天，已是最後一次的儀式了。）

哈爾濱，是我國最北面的一個交通和工商業集中的城市。六十年前，這裏是松花江畔的一個漁村，「哈爾濱」就是滿語「晒網場」的意思。後來這裏建築了鐵路，漸漸形成了城市。但城市並沒有為哈爾濱帶來健康的繁榮，相反的，在她短短的六十年生命中，卻歷盡了辛酸與磨難。我們聽當地主人為我們描繪她的舊貌。昔日的哈爾濱是一塊初開墾的處女地，她受盡了舊俄、日本、朝鮮人的蹂躪。鴉片、白麵、嗎啡，到處公開買賣，各色人種的娼妓充滿了街市，不用說，最多的是中國娼妓了。賭則麻雀、牌九、壓寶，無樣不有。小偷猖獗，四鄉的人，不敢進城來。夜晚，「揹屍」的把戲時時扮演着。所謂「揹屍」就是行走在黑暗街上的人，被人用繩索套住脖子，拖到無人之處，身上被搶個精光。窮人「冬天穿不上，夏天脫不下。」總之一句話，「貧困」兩個字。昔日哈市分南崗、道裏、道外三區，南崗住的都是洋人日人，道裏住的為高等華人，道外住的都是廣大勞苦人民。當時有句流行話，說是「南崗是天堂，道裏是人間，道外是地獄」，可見當時在外人勢力壓迫下，人民生活的慘狀。十四年前，哈爾濱解放了，她才扭轉了那種腐敗貧窮的悽慘局面，眞眞獲得了新生。從前是一片荒地的，現在都建起街道樓房。從前是日本人的特務機關，現在成了烈士紀念館。無數的現代化工廠，把哈爾濱發展成為黑龍江省的工業中心。從前的一所工業大學，祇有兩百個學生，如今有二十多所大學，為祖國培養出了千千萬萬的人材。哈市現在擁有一百四十萬人口，她已是一個新生的欣欣向榮的現代化城市了。



哈爾濱量具刃具廠的外觀

當地的主人，一開頭就介紹我們去看看這裏的全國聞名的量具刃具廠。這是一九五三年開始新建的，由蘇聯專家幫助我們從設計到建成，共用了一年半的時間，於五五年五月，正式投入生產，比設計中所規定的建設時間，提前了十八個月。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所淡黃色的美麗的房舍，院子裏點綴着樹木鮮花。這種精緻的外表正配合上了精緻的內臟；這裏所出產的都是精密細緻的量具和刃具，工作人員也都需要細心沉靜。走進不大的車間，祇見工人們靜靜地在一架架小機器前鑽呀，磨呀的工作着。這裏共有五千多工人，女工佔三分之一。他們多數是十八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年過三十的，才不到百分之二十。（一個初中畢業生，來此學習兩年，就能單獨操作了。）他們的幹勁特別高，五八年的產量，就超過了原計劃的一倍，顯示了這所青年人之廠的潛力。因為都是青年人，他們間基本上是沒有文盲的。

從量具刃具廠出來，利用午前的空隙時間，我們去參觀了市容。哈爾濱眞是個美麗的城市，街道寬暢，兩邊都種了樹木，街中間都闢了花園，街上整齊清潔，看不到一點塵灰的印跡，空氣清新，行人像置身在一個花園城市之中一樣。開設在南崗的秋林百貨公司，是昔日舊俄在東北的財產，由蘇聯遺交給我們。現仍藉用了原來的名稱。（瀋陽亦有秋林公司）店內陳設華麗，百貨食品充塞。這裏的高級西點和糖果，是東北最著名的。

下午，主人邀我們去遊松花江，江邊矗立着一座雄偉美麗的防洪紀念塔，這是紀念一九五七年的特大洪水的。那年大水，水漲三日，始退。全市工廠學校都停頓了，全市市民都出動參加了堆土搶救的工作與洪水作全力的搏鬥。當時當局對他們的期待是確保哈爾濱，結果，哈爾濱終於沒有為洪水所噬。大水退後，在當局的領導下，哈市的人民又投入了全民築堤的偉大工程。如今在松花江岸，一條長達三十六公里的堤岸，將哈市牢牢地包圍着，今後的洪水，再也不會威脅哈爾濱市的安全了。紀念塔為一白色的

的醫術建築物，高聳入雲，塔基前，園以一個小小的水池，池外花圃，鑲成了圖案，塔後，白色的拱形長廊圍繞着，構成一幅美麗的畫面。我們沿河堤公園，一路行去，拾石級而下，登小汽艇，蕩漾於松花江上，風光漪漣，恍如身置江南。江面廣闊，松花江江橋橫架在兩岸，不時有列車在上面駛過，那是開往佳木斯或是滿州里的。

今天晚上我們會見了昔日東北抗日聯軍名將張瑞麟將軍，並與他同進晚餐。席間他為我們痛切地談起當年抗聯抗日時的艱苦生活，和堅強不屈的戰鬥意志，感人至深。張將軍是東北聯軍第三路總指揮李兆麟將軍的部下，那時楊靖宇將軍指揮於吉林以南，周保宗將軍指揮於東滿。李兆麟則負責於北滿，共統帥十一路大聯軍抗日十四年。楊靖宇在南邊兩次想通過日本人的心臟，打開一條到熱河去的路，可是都沒有成功。後為日軍所害，死後被日軍剖腹，檢查他的腸胃，看看這堅強的戰士到底依賴什麼為生的，一看，乃一肚子的草。他的頭顱則被懸掛在城牆上，示衆十一日。後為我軍獲得，暗暗保存，現在藏在烈士紀念館中。李兆麟將軍則於一九四六年三月九日，為國特暗殺，他的墳現在「兆麟公園」中（九一八前，李將軍在北京讀書，九一八事發，即回東北抗日）。李將軍當年指揮抗聯軍，黑龍江全省五十三個城市中，幾乎每個城裏都有抗聯的蹤跡。三十七年全面抗戰後，日軍殘殺無辜，往往一城全燬。我軍在冷酷的處境中和敵人作戰，吃的是樹皮草根，馬皮，牛皮。冬日雪深二三尺，行軍時需排雪而前，身上揹着十多斤重的行裝武器，每小時祇能走一里路。而敵人呢，行裝輕便，循雪跡前行，每小時可走十里。有一次，聯軍被敵封鎖包圍十八個月，遍地冰雪，沒有屋子住，每夜在雪地上挖一個坑，燒些火，雪地而睡。張將軍手臂負傷，行十八日，未進粒米，日以樹皮草根充饑，最後連樹皮草根也找不到，祇得吃掉了一隻鞋（東北冬日之鞋以著名的烏拉草編成），負傷後沒有一紗布棉花，張將軍自已扯了衣服的下襟來包紮，衣服越扯越短，那時的他，弄得眼陷顴高，頸細，已不成人形，部屬們個個瘦得柴骨嶙峋，互相不忍對看。其慘狀，一言難盡。多日酷寒，軍中凍壞手脚者，不計其數。有一次，張將軍的警衛員出差回來，手指凍得發了黑。張自製兩隻袖筒，叫他套起來，每天侍候他。不數日，手指發臭，腐爛而脫，足亦凍壞，開始腐爛，後來就這麼死了。部屬們的衣服破爛不堪，有的凍脫了整個手肘。臉上沒有一個不被凍壞。張將軍前後負傷六次，得以不死，這是千萬人中僥倖的一個。回憶過去那種艱苦的日子，張將軍不住的搖頭嘆息着，帶着沉重的低聲。當說到現在的成就時，他又按不住興奮起來。這是千千萬萬前人用一連串肉體的痛苦，掙得來的美好的日子。這是血和淚的創造物。寄語年輕的一代，我們應該怎樣的珍惜它！保衛它！

中等的身材，瘦癯的臉龐，一雙飽經患難的深思的眼睛，尖尖的下顎的一邊，有一個標誌着光榮的傷疤，沉着的語音，感喟的神態……張將軍的印象將永遠留在我的腦海裏。

晚飯後主人招待我們去看了評劇「追魚」。

八月二十七日我們在遼寧省旅行時，天氣一直很熱，氣溫總在八十度以上。自來哈爾濱後，氣溫已降至七十多度，早晚需加毛衣，已是秋天的季候了。東北一年之中，以這個時候為最好，據說再過兩個月，這裏已是冰天雪地了。

上午，我們去參觀了電機廠。哈爾濱有一整套完備的現代化電氣工業，它的鍋爐廠，汽輪機廠和電機廠是全國聞名的。這些工廠都集中在昔日是一片荒草的新陽區。電機廠始建於一九五一年，是蘇聯幫助我國建設的一百五十六項工程中的一項。廠房面積七十公頃，宿舍有十多萬平方米。他們一邊建設，一邊就開始生產，產品有水輪發電機的全套設備，火力發電機的一部份，還有供軋鋼用的大型直流發電機，生產的規模自五二年的八百瓩開始，進展到三千瓩，六千瓩，到五五年，製造了官廳水庫所用一萬瓩的水輪發電機。五七年生產了一萬五千瓩的，五八年大躍進中，一躍即增到七萬二千五百瓩的水輪機，可供六百萬人口照明之用。氣輪發電機為二萬五千瓩（現製五萬瓩），直流電機達二千八百瓩。他們今年的口號是要完成能發電二百萬瓩的大機械。這種進展的速度，真是驚人的。我們走進車間，一眼望不到盡頭，一個車間之大，可讓你參觀一小時。這裏看不到成品，祇看見一件件亘大的機器，那都是整個裝備的一小部份。我們要到新安江的工地，才能看到它的全貌呢！這裏共有九千個工人，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青年人。這是哈爾濱各廠的普遍情況。因為這裏的工廠大多都是新建的，工人都是新培養起來的，他們一般的文化程度，都在高小初中以上，可說都是有文化的工人。

接着，我們來到了亞蔴廠。這是我國有史以來所建的第一座現代化亞蔴廠。蘇聯派了一百三十多位專家，幫助我們於一九五六年建廠，為我們培養了二百多工人。現發展到五千六百多工人，其中女工佔百分之五十。黑龍江和吉林有十三個縣，出產亞蔴的原料。原料經過加工後運到本廠，進入梳理車間，再紡紗，織布，染色，全部皆用電力。產品有帆布，漂白布，原色布，有色細布，提花布，人字呢等二十五種品種。還有被用作為國慶獻禮之新產品的防雨布。五七年，年產量為二千三百多萬公尺；五八年的計劃為二千四百萬公尺，結果提前四十天完成了任務。亞蔴布夏日做衣，穿起來十分涼爽，我國過去都採用外貨，如今自已設了廠，一部份的產品要遠銷到南洋，印尼，越南等國。這個廠的福利事業，素負盛名。職工宿舍有樓房，平房，每戶佔地三十五平方米，內有臥室，廚房，浴室，廁所，還有暖氣設備，每月的租金祇有三元二角，加上冷熱水的費用，共需五元八角。職工自有療養所，因女工佔一半，有婦女衛生室。另有食堂，托兒所，托兒一站，及幼兒園，收托的兒童有一千多名。我們曾去參觀了一個托兒所，孩子們吃好了午飯，剛上床午睡，看見了我們都活躍起來，大叫「客人好」！一個個都是肥頭胖腦的。因為時間關係，來不及去看工人們的宿舍了。



哈爾濱的雪景

中午，一場大雨，天氣更涼快了。午後雨停，我們去烈士紀念館。這裏是從前日軍的特務機關，不知有多少面東北的愛國志士在這裏受盡磨難。入門右首，樓梯對少那間小室，就是當年趙一曼受刑之處。一曼為日軍逮捕兩次，第一次被捕後，病了，日軍為了想從她那裏得到聯軍的情報，送她到醫院去住。她在醫院取得了護士和看守人的同情，夜間出逃，行至離聯軍十里路處，為日軍追捕回去，遂被害。紀念館中掛着當年聯軍和日軍作戰的大幅軍事地圖。陳列室中更有大批聯軍的史料。楊靖宇、李兆麟之英雄事迹，亦有輯集。還有許多陳舊的各種土鑄武器，聯軍所吃的糧食：樹根野草等等。我們在這裏，好像上了一課東北聯軍的抗日史。惜逗留的時間太短，未能仔細觀看，深以為憾。

到了湛江

——粵西行之二

李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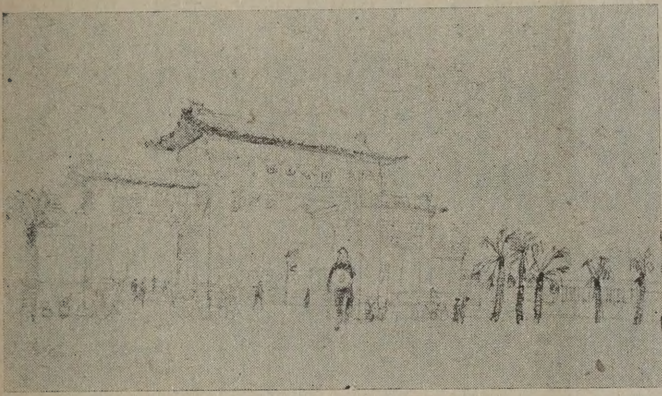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四日

早上五點半鐘，陽江南强旅店的服務員就把我們喚醒了。六點鐘，我們吃早點，吃的是牛奶包子。七點鐘就坐上汽車了。

由於昨晚的汽車誤了時間，所以沒有好好看一下陽江的市容。直至萬家燈火的時候才到陽江，現在早晨出來，雖然只是坐在車內向外望，但染上了晨光的屋宇和街道到底已很清晰了，我們終於看到陽江鎭的黎明。

陽江鎭像是一個秀美的鄉村姑娘，樸素非但掩不住它的漂亮的容貌，反而給它增添了自然的、健康的顏色。鎭上的屋宇並不高，頂多是三四層，就像一般的村鎭一樣。在屋宇的前前後後，都有大樹伸向天空。我們見到陽江的中山公園，見到陽江的小學，都一律的寬濶、整齊，都一律的綠樹成蔭。

汽車離開了陽江鎭，就要過一條很長的陽江橋，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陽江的日出。當車子過橋的時候，太陽在車子的左邊。我們向前看，是遠遠伸展着的橋；向下看，是像鏡子一樣光亮的江水，橫着一隻隻小舟，太陽的倒影正靜靜地躺在水中；抬頭向左邊望，就是鮮紅的太陽。我已好久沒有見到日出，好久沒有見到這紅而不耀眼的大火盆了。人們愛用日出來比喻我們祖國的蒸蒸日上。我只有在陽江橋上看日出才眞眞正正感到這個比喻是多麽的恰切。東升的太陽呵，你發出萬道光芒，却又不刺人眼睛；你給我們以溫暖，却不是灼熱；你的力量才正開始顯露，更輝煌的還在後頭；你照亮了橋樑，照亮了水，照亮了橋下的小舟和橋上的汽車，也照亮了汽車中的我們的心。



西山公園外景（速寫）　東明作

從陽江到湛江這一段路程，使人覺得彷彿汽車不是在公路上行駛，而是在花園裏行駛。兩旁都是綠色的林木，在到電白水東鎭之前，我還見到公路旁有一小亭，上面寫着「公路茶亭園林化」。可惜汽車一劃而過，爲了早一些趕到湛江，我們沒有停下來喝一口茶。

當然，要說已成了「園林」，那還是太早的。大部份的樹木都只是新栽，最大的也不過是栽種了七八年光景，最小的甚至只是最近才栽種的。不過，「園林化」是一個理想，這理想已在實現中了，道旁的小樹會逐漸高大的，當過兩年後再來時，綠葉也就可以蔭蔽整條公路了，這時候我們坐在這茶亭中休息片刻，就像坐在花園的茶亭中一樣，一邊喝茶乘凉，一邊就欣賞四處的景色。這是多麽動人的未來故鄉的畫圖呵。

十時半，我們抵達電白縣的水東，在這裏進午膳。

電白縣已歸入湛江專區了，水東是全專區的衞生模範。無論是屋宇街道，還是茶樓、酒店，所見到的都是一律的清潔整齊。我們走進這一個潔淨的市鎭，也不自覺地約束一下自己，留心別在無意之間犯了衞生的條例。在我們吃飯的地方，更是連一隻蒼蠅蚊子也沒有，雪白的枱布，新粉的墻，處處給人以光亮、新潔之感。

在水東停留了一個鐘頭，十一點半汽車直開湛江。從水東到湛江這一段路程使人覺得彷彿不是在南方，而是在北方。因爲南方的土地，總有很多山陂、水丘，或者小橋流水，這裏的沃野却曠大無邊，沒有娟秀的山水，却有廣漠的土地，予人以「天蒼蒼、地茫茫」的無限遼濶浩博之感。

一時半抵湛江的對岸，要搭拖渡過海。在船上，我們看到對岸烟囱如林，我們知道那裏就是我們神往已久的祖國南方的大港，工業的城市——湛江了。

從船渡上岸到市區，所經過的都是柏油馬路，兩旁綠樹已能成蔭。剛才我們所經過的公路的未來面貌，在這裏找到了寫照。從一棵小樹杆變成一棵濃蔭的大樹，是需要時間的。改變這條粵西公路的面貌，當然也要時間，不過，人的努力將會把這時間縮短。

下午二時半，我們終於來到湛江的赤坎區。

開平有一個赤坎，那是赤坎公社，即從前的赤坎鄉。湛江市也有一個赤坎，這是赤坎區，是湛江市的兩大組成部份之一。另一則是霞山區。

我們住的地方是赤坎的南華酒店。這裏的房間又大又寬敞。尤其使我感興趣的是每一房間都有一自動開門的機關，服務台上一扳電紐，緊閉的房門就會自動打開。這原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在房內的鎖旁安置一個電磁鐵，電流一通，電磁鐵產生磁性，就會把鎖吸住，門就開了。道理雖然簡單，想得出來倒不容易。

我們在這裏將住兩晚，安排一天半的參觀項目，就轉程去茂名了。

當我們在南華酒店聽了關於全部行程的安排以後，洗一把臉，就到街市上去蹓躂一下。

關於湛江，從前聽人們說到的已經很多了。有人說這裏的人長得很漂亮，廣東甚至有一句俗語，說這裏的人「生仔唔憂無老婆」，那意思就是人長得好看，所以不用担心自己的兒子做王老五。從街上行人的容貌來看，怎麽漂亮也不見得，只不過衣服倒穿得比別的地方新潔，尤其是女孩子，髮式、服裝都似乎比廣州講究。近年來又有人說湛江是「第二小上海」，「小上海」就是「天津」，「第

二小上海」就是「小天津」。我十年前也到過天津，論街道、屋宇則普遍比這裏寬濶高大，論齊整、美觀，則似乎不如這裏。不過我所看的是十年前的天津，現在變成怎樣，却不知道了。從現在的照片來看，面貌是與從前大不相同的，看來應該比湛江還好。只是據這裏的人說，湛江的中心在霞山，不在赤坎，霞山比較赤坎要漂亮多了。我們定了廿六日才去霞山參觀市容，現在只能在赤坎看看。

赤坎的街道不算寬，但也不太窄，大概够兩部大汽車行走。房屋中還有法國式的建築，這自然是恥辱的痕迹，不過已經很少了。

從南華酒店出來，走不多遠，就到了西山公園。西山公園隔着一片凹地，和農展會相對。據說西山公園和農展會都是去年開闢建造的。我們來不及去農展會參觀，只是遠遠地望着，這座大樓是品字形的，遠看總有廣州中蘇友好大樓那麽大。我們在西山公園就擱了有半小時左右，不能把它全部走完，只能够在一兩條小徑上散步一會，徑旁是一棵棵大樹，一簇簇花圃，一片片草地。此外，我們又看到有一個供兒童玩耍的廣塲，有秋千架，滑板之類的東西。在這裏散步，聽着樹梢的風聲，踏着斜陽漏過樹葉的碎影，眞是舒服極了。這時候，已是黃昏時分，公園裏也開始有本地的遊人了。我看到有的是一雙男女，有的是一家大小，有的是年輕的媽媽抱着嬰孩，有的是一羣少年，他們在工餘、課餘時間到這裏來散步。他們是多麽幸福呀！

六時半回到南華酒店吃晚飯。這一晚的胃口特別好，覺得所吃的飯特別香、特別適口，又乾鬆不粘。起初我還以爲是自已心理作用，第一次在湛江吃飯，因而覺得新鮮。後來南華酒店的服務員給了一張紙我看，我才知道不是心理原因，而是由於這裏的飯是用新的辦法來做的，這張紙上就有文字對這種新做飯法做了推廣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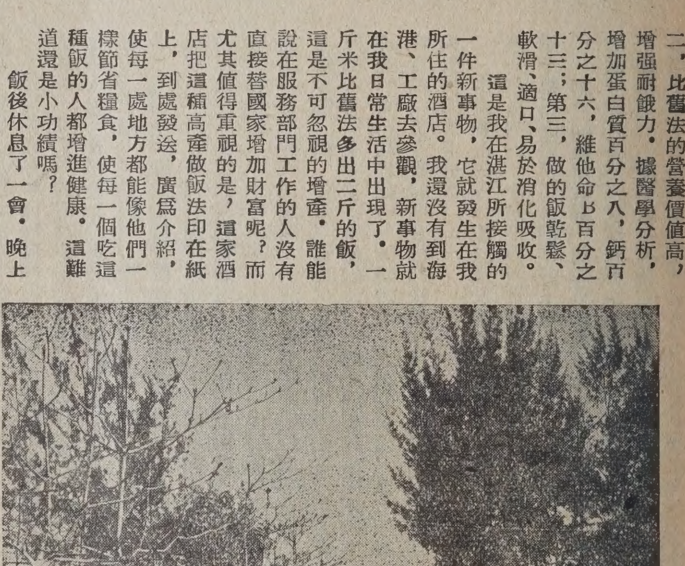
做飯還有新辦法嗎？我在這之前也是不知道的，就跟讀者諸君一樣。在這裏，我僅把那張紙所介紹的辦法來簡述一下。第一種辦法是「雙蒸法」，具體做法是將生米（不要淘洗）放入竹筲箕或其他盛具內，先乾蒸一次，上氣以後（米燙手即可）倒出，等它涼了就洗淨（不必用手搓，只用水冲走雜物），放入蒸具內加三至四倍的水用大火蒸，半小時後便蒸成。第二種辦法是「一蒸一煮法」，具體做法是先按上法乾蒸，然後按普通方法煮，加水比例也和上法相同。這兩種辦法的好處是：第一，出飯率高，每斤米可出四斤到五斤半乾飯。而舊方法只能出兩斤半；第二，比舊法的營養價值高，增強耐餓力。據醫學分析，增加蛋白質百分之八，鈣百分之十六，維他命B百分之十三；第三，做的飯乾鬆、軟滑、適口、易於消化吸收。

這是我在湛江所接觸的一件新事物，它就發生在我所住的酒店。我還沒有到海港、工廠去參觀，新事物就在我日常生活中出現了。一斤米比舊法多出二斤的飯，這是不可忽視的增產。誰能說在服務部門工作的人沒有直接替國家增加財富呢？而尤其值得重視的是，這家酒店把這種高產做飯法印在紙上，到處發送，廣爲介紹，使每一處地方都能像他們一樣節省糧食，使每一個吃這種飯的人都增進健康。這難道還是小功績嗎？

飯後休息了一會。晚上八時，我們去看了粵西粵劇團演出的粵劇「寸金橋」。

「寸金橋」是一齣歷史劇，講的是一八九八年清政府同意「租借」廣州灣（即湛江）與法國時，當地人民抗法鬥爭的故事。劇情有點類似「林則徐」，很着重地描寫了一個和法人爭持、交涉的清官李鐘珏的愛國精神，但更着重描寫的却是人民在法國軍隊登陸後組織團練，奮起抗戰。當時的赤坎橋是法軍和當地人民爭持得最劇烈的地方，幾乎每一寸土地都淌下了血，爲了表示一寸河山一寸金，寸土必爭，當時的團練就把赤坎橋改名爲「寸金橋」。現在寸金橋還依然健在，只是人民再也不用在那上面洒鮮血了。

這齣戲的戲劇衝突很多，高潮迭起。既描寫了法軍與愛國的縣官李鐘珏的矛盾，又寫了李鐘珏與賣國的清朝欽差的矛盾，更合理地展開了李鐘珏的愛國愛民精神和他所受命於賣國政府的職守的矛盾。所有這些矛盾，都在一個最大的矛盾——以陳耀武、張拿海爲首的民衆與法軍、屈膝賣國的政府、當地的漢奸鄉紳的矛盾——底下展開。



西山公園的林蔭路　作者攝

就其藝術性來說，這齣戲也是很高的。雖然由於這是地方性的劇團，人數較少，所以很多人都要前後扮兩人來重覆出現，而有些次要演員也比較生硬。但是主要演員、劇本、導演和佈景都是上乘的，尤其飾演李鐘珏的演員譚天亮，體現了很大的感情力量，在以我這樣不懂粵劇的人來看，甚至覺得他可與馬師曾媲美。

這的確是一齣不平凡的粵劇，它讓我們重溫了湛江過去的歷史，喚起了我們的民族感情。湛江，在清政府時代淪於法國之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淪於日本之手，抗戰勝利後雖然收回，却在中國的貪官污吏的把持中。在近百年來，湛江變換過四次的統治，然而無論是清政府、法政府、日政府和舊中國政府，都沒有給這裏的人民帶來繁榮和富足，有的只是災難和痛苦，是眼淚和血。直到一九四九年，這裏的人民才做了主人，陳耀武等先烈用鮮血澆灌過的土地才開出新生的花朵。而到了今天，這裏已變成「第二小上海」了，變成花園的城市、工業的城市、南方的巨港了。「寸金橋」這齣戲告訴了我們湛江的過去，走出了戲院我們就興奮地看到湛江的今天。我不禁向我的一個同行者說：「朋友，看到湛江的歷史，你難道不覺得甚至連我們唇邊的空氣，都是值得珍貴的嗎？」

在湛江居住的上了六十歲的人都很熟識湛江的過去，然而在他們的刻滿痛苦痕迹的臉上，今天却展開了笑容，他們肯定地回答我們：「的確是值得珍貴呵！」

當然，更值得珍貴的還在明天——明天我將要去參觀的堵海鹽塲、湛江糖廠、湛江港口、聯合化工廠。更值得珍貴的是明天的湛江的一切。

旅途瑣記

羅漫



從樟木頭出發，經過一晚夜車和另半天的時間，我們終於在翌日中午十二時抵達汕頭市郊礐石，因爲汽車到時剛好渡海船載着汽車開走了，趕不及渡船，只好等候下一渡，因此我們在礐石約有十幾分鐘的餘閒來欣賞這以風景著稱的地方。離碼頭不遠是礐石八景的第一景「曲徑紅棉」，原來這裏有一道彎曲的石級蜿蜒伸展，曲徑兩邊種着許多高大的木棉樹，現在已是仲春天氣，正是木棉盛開季節，只見滿樹繁花，紅艷照臉，實是壯觀。徑上幾片黃葉綴着朵朵殘英，枝頭鶯燕展喉流囀，陣陣春風拂面，人行幽徑，徘徊於英雄樹下，說不盡淸悠、超脫、怡神。

礐石，過去是侵略者在汕頭的住宅區，解放前，我曾在汕頭讀書，經常來這裏旅行，每一次從電船上岸，映入眼的，就是那些刺眼的外國旗和一些西式的洋房。從汕頭到礐石，就等於進入另一個國度，叫人感到痛心。可是現在這裏依然還是那些熟識的洋房，但天空中飄揚的却是光輝燦爛的國旗了。洋房的門口掛的是「地方國營汕頭農場」等的匾額，不再是中西對照的「內有惡犬」和「嚴拿白撞」……之類令人不可忍受的牌告了。

過去的礐石可以說前十年這個樣，後十年亦是這個樣，即使是盲人亦可以走得通。然而現在我這個明眼的人來到礐石所見的許多却是我不認識的。礐石變了，天天在變。現在礐石的公路可通潮陽、達濠，汕頭農場亦設在這裏，海邊的堤圍塡濶了，新修起來的渡海碼頭，可以並行兩三架大型汽車。海邊的堤圍還不斷地向外伸塡，每天約有幾十隻小船繼續進行挖泥塡堤的工作。它一方面要使海深下去可容大船泊岸，一方面則使海堤伸出來向海爭地。規劃中的礐石是汕頭的風景區，將來這裏將變成花菓滿山，綠樹成林的一個大公園，供汕頭勞動人民工餘休息。

渡海輪徐徐的鼓浪向汕頭前進，在輪上許多同行的朋友聽說我曾在汕頭住過很長的時間，便指着對岸問我這是那裏，那幢大樓叫什麼名字？可是我却一一答不出來。是的，汕頭的海邊變化是那麼的大，如果今天再以解放前那些記憶來回答今天的面貌，是不可能的。過去西堤路就好像香港的干諾道，一邊是海，可是今天它已變成內街，而汕頭那條有名的海墘內街早就是市中心區了，汕頭的西堤路再不是靠海的馬路，眞正的靠海馬路是塡建中的環市大馬路。這條大馬路的雛形亦已現出倪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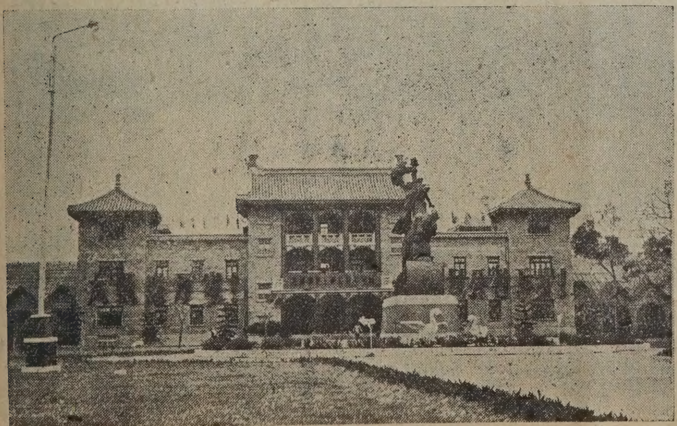
過海船在昇平路尾碼頭靠岸，汽車沿着昇平路向小公園進發，我又回到離別多年的城市。汽車經過擁擠的小公園轉入國平路尾界於外馬路的華僑服務社（這裏過去原爲西南通旅社）。我們一行幾十人便下榻這裏。按照本來行程，我們今天應該是黃昏時分方能到汕頭的，因爲昨晚漏夜趕車，所以今天到達時只是中午。下午未有安排節目，晚上由主人請我們到利安路尾工人文化宮看潮劇三團演出的「春香傳」。十年來第一次看到過去一向被我看不起的潮劇，果然使我被傾倒，一淸過去不正確與歧視的看法。它無論唱，做，佈景，燈光，音樂，內容都變了！就是在座的外省朋友亦拍案叫絕的說：「向來我總以爲潮州戲不外是『自己顧自己』（絃樂諧聲）之類的東西，沒有什麼好看的，但今晚證明我的想法錯了，如果今晚不來，才是大大的有失交臂呢！」

住慣香港的人，總以爲七時半時間很早，殊不知當我們一踏出旅社，才知道我們實在起得太遲了。市區所有的舖子都已開齊，工人們早就上班生產了。

初入汕頭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街道整潔而平坦，偌大的一條外馬路，我就沒有發現過有一片紙屑或一個烟頭。如果用「一塵不染」來形容它，這實在完全不過分。許多房子本來都已有幾十年的歷史了，過去年歲沒有今天老但却是老氣橫秋，殘破不堪，但是現在這些房子全部經過修葺粉刷之後，殘舊的房子恢復了青春，變成朝氣勃勃，整齊而潔白。

我們進入中山公園，是由中山路後門進去的，在後門一過公園橋這一段路，以前叫「牛屠地」，是有名汚糟而又崎嶇不平的爛地，天一落雨則窪處成池，泥濘滿街，垃圾成堆，蚊蠅叢生，就如北京的龍鬚溝一樣，可是現在這裏却聳立着巨大的工商聯的新房子，街頭變成平坦潔白整齊的了。

中山公園在日本人統治的時期毀壞最大，園林無人管理任由荒廢，樹木被人砍去當柴燒，動物走散，亭台假山倒塌滿目荒涼，日本投降後國民黨亦統治了好幾年，但公園夜晚却連電燈都沒有安裝。至於花圃假山動物園游泳池更談不上什麼修理了。現在當我們一踏入園門便可以看到萬花競艷，百木崢嶸，園中一片青葱碧綠，春意盎然。新



汕頭專區工藝美術品展覽館外觀　作者攝

建的展覽館雄偉的擺在眼前，播音機播送着優美的潮州音樂。展覽館是一座規模龐大、四方形的竹木篾蓬結構的建築物，以中間鋼骨水泥的「文敎衛生館」作中心向兩邊伸開共設有十三個縣市館一個綜合館和「禽畜良種」陳列處，顯示了汕頭專區人民是如何幹勁十足地進行他們的勞動和建設。這座規模龐大的展覽館只有經過兩個月的籌備便在偉大祖國十週年那天開幕。這麼大的展覽館只是用一個月的籌備工作一個月佈置而已。這種速度確不是容易做到的事啊！它不止彙報了十年來汕頭專區各縣市所取得建設成就，而且亦雄辯的說明了人民公社的無比優越，大躍進使本來貧窮落後的地方變成富饒的樂土。展覽館的佈置是由各縣自已動手的，因此每個館都能顯示出各縣的特色，眞可謂琳瑯滿目，百花齊放，物盡其利，人展其才。

展覽館除了每一個館顯示出每縣十年來偉大成就之外，在文衛館則展出了整個專區人民的文化生活、手工藝品的出類拔萃，如高陂、楓溪的瓷器，揭陽的木雕，潮陽的錫器、香料公仔、芝蔴公仔，潮安的刺綉，至於潮汕的抽紗、剪紙、雕刻這已是早就馳譽海內外的了，形形式式的藝術品，一句話說，就是：精微幼細，活潑生動。



汕頭專區工農生產十年成就展覽會外景(速寫)　魏立作

走馬看花的參觀了「十年成就展覽會」，我們便沿着「拱虹橋」轉入「九曲橋」經「滄浪亭」至「玉帶橋」、「動物園」、「百花塢」，到假山一行。這一段路本來是公園中最有蘇州園林之勝的地方，亭台水榭，波光日影，弱柳驕楊，碧桃紅杏，極風景之優美。

出了公園正門我們沿着「公園路」直行，經過「八角紅亭」，過外馬路，便是新建的汕頭人民廣場了。人民廣場是汕頭各界人民在這幾年內塡建起來的，這廣場在全省來說是最大最濶的一個，站在場中間向四周眺望，只見平平坦坦的一大片草地向着遠處伸展。整個廣場足可容十幾萬人。過去這裏在僞市長李國俊時期，曾大吹大擂的說要建爲東南堤，但是計劃盡管計劃，而東南堤依然還沉在汪洋大海中，但今天的人民廣場却把東南堤變成一片土地，而且比原來的東南堤不知伸長了多少倍，這塊這麼大的土地是人民向海爭來的。過了廣場是一條正在建築中的環市大馬路，這條大馬路比外馬路濶好幾倍，它從崎碌石炮台一直沿海經海關前到韓江口，這一條新型的馬路有行車道，人行道，兩邊將密植樹木，將來綠葉成蔭，那時的汕頭將變得更美，更嬌艷動人。而這日子的到來，爲期已是不遠了。

下午我們乘車到烏橋的「汕頭機械廠」去參觀，汕頭機械廠前身爲「汕頭農具修配廠」。它的地址在汕頭外馬路，地方很小，而它的更前身（即解放前）原是外國資本建立起來的小工廠，只有三架破爛的車床，解放後的一九五一年時它亦只有職工十四人，機器還是那三架老古董。到一九五三年它職工增至三十多人，當時還只能修理小機器，小零件，在製造方面，連一粒螺絲釘亦製造不出。然而今天的「汕頭機械廠」，已是一間擁有職工兩千多人的大廠了，設備方面：凈是巨型機器就有兩百多台，每年生產總值比過去多了好幾萬倍。機械廠在烏橋建廠是從一九五六年開始，而從外馬路正式搬到烏橋來只是一九五八年的事情。現在這間廠能够生產的產品包括有農具方面的牛犂，重工業方面用的礦山鑽探設備、化學工業設備、製相紙感光用具、二千噸的採礦機，水利方面的工作母機、機床，和龍門鉋床、牛頭鉋床、鑽床、煉鋼、軋鋼、轉爐煉鋼、冶煉設備、鑄造、氧氣設備、拖拉機、壓路機等大型的機器工作母機。

去年該廠爲了向祖國十週年獻禮，全廠職工曾進行了一項緊張的戰鬥。他們進行集體研究，自已設計，繪圖，自已製造，用土洋結合的辦法，破除迷信，以新時代主人翁的姿態，革命獨創的精神，製造了一台長十八公尺，高三公尺、寬五點五公尺的 B222 龍門鉋床，這麼大的鉋床慢說在汕頭工業史上出現是第一次，就是在整個廣東省來說，它亦是第一台新的產品。這一座像韓江上「吊橋」似的巨型機器，它的製成却是一些比它小好多倍的機器製造出來的，從來，我們只知道大工作母機製小機器，可就沒有聽過用小機器製造比它大幾倍的大機器，這樣製法就如叫小姑娘去生比她大幾倍的人一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奇蹟就出在這裏了，在我們祖國，在汕頭機械廠做出來了。這架龍門鉋床的被製成，正說明了我們祖國的人民正在做着前人所未曾做過的事。做着前人不敢想的工作。過去「小機器不能做，大機器不會修」的汕頭工業，今天不但能修能做，而且能做大機器、工作母機了，汕頭機械廠的產品不僅供應滿足了汕頭專區各縣市的需要，而且支援着全國各地，成爲地方工業支援國家的好榜樣。現在汕頭機械廠正受到全國各地的訂貨，遠至蘭州東北都有。汕頭的工業可以說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最好例子。機械廠用的鐵亦是該廠自已用土鐵鍊出來的，焦煤亦是自已鍊出來的。現在這個廠正在天天的發展，新建的廠房根本趕不上實際的需要，因此許多機床只好擺在臨時搭起來的篷棚下工作，過去像這麼貴重的機器，怎可以這樣隨便放在篷棚下，這又說明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天祖國工人，都是當家作主的了，他們保護機器，愛護機器比自已的眼珠更重要，因此再值錢的機器，放在篷棚下生產，一點亦沒有發生意外和損失，這是必然的了。

全國聞名的勞動模範——羅木命就是這間廠的工人，羅木命是全汕頭的勞動標兵，他發揮了工人階級敢想，敢做的精神風格，這些年來，他用自已雙手，和智慧爲祖國創造了三百三十八種工具，僅是去年上半年他就改革了九十四件工具，提高了生產效率一倍以上，可惜的是當我們到廠參觀時羅木命已到湛工去了，未能親見他的工作和親與他一談，這眞是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穴居 （外一章）

江源

穴居

自從兩年前老陳搬了家以後，就一直沒空去找過他，趁着今天休假，決定去看看他。吃過中飯，坐巴士到西營盤，老陳住的是第三街某號地牢。找了好一會才知道地牢是從後巷進出的，好容易找到那條後巷的進口。

在巷口，許多孩子在地上打「波子」，他們大部份赤足，衣服都是破破爛爛的。當我正要繞着這群孩子進巷去的時候，一個熟習的聲音在我的背後響起來「大叔。」「阿生，你怎麼也在這兒玩嗎？」「是，在家沒有什麼好玩嘛。」顯然，他是有點難爲情的。我不想使他太困，就換了話題：「你的爸爸在家嗎？」我正要找他呢。」他聽了我的話，馬上在前領路：「爸爸在家，我帶你去吧。」「他放假嗎？」「不，他的風濕病又發了，所以請假。」

一進巷，就嗅到一陣難聞的氣味。原來巷裏積存着一灘灘的髒水，又臭又滑。人在髒水前走過時，那些小蚊子就哄的一陣飛起來，在你面前亂碰亂撞，加上到處都是垃圾，在這個地方滑跌下來，可不是玩的。因此，我小心翼翼地低下頭來一步一步地走着，走着。冷不防，撲的一聲，一包東西從天而降，恰巧落在我的肩上開了花，這時候，我的臉上、肩上、襯衣都貼滿了瓜仁和瓜汁。

站在前面的阿生見了，招呼着我說：「大叔，快點走吧，樓上常常是這樣丟東西的，和他理論白費勁。走得慢就更吃虧的了。」

在巷的盡頭，一個女人在低着頭做工作，兩個孩子蹲在她的脚下鬧着玩。當她看到孩子領着我進來的時候，就連忙放下手藝，站起來：「大叔，怎麼這麼久才來看我們？噢！怎麼弄成這個樣子？……進來裏面來弄清潔吧。阿陳，開開燈呀。」

一踏進屋子，一陣陣潮濕、霉爛的氣味撲鼻而來，整間屋子除了近門口處有一線光亮之外，簡直是伸手不見五指。這種滋味同走進了深深的大溝渠裏差不多。

陳嫂促着我把襯衣脫下來，她替我抹拭，並把濕毛巾送過來給我擦臉。老陳熱情地招呼我坐。我順手拉過一張凳子，正要坐下，可是，我馬上把彎了下來的腰挺起來站着，因爲，我發覺這凳子濕淋淋地，像洗過還沒涼乾似的。老陳看見了，順手遞給我一張舊報紙說：「凳子濕是嗎？墊着坐吧。在這屋子的東西，只要放上幾天，就是這樣濕淋淋的了。看，這張桌子還在冒水呢。」這時，我才留意到桌子脚和牆壁都掛着不少的水珠。

老陳告訴我，這地牢上面，是第三街的房子，後面就是第三街的路面，而馬路下面就是山坭，這裏既沒有陽光，又沒有通風的窗戶，就單靠門口使空氣流通，山坭中的水氣，不時從牆壁中蒸發出來，所以，一年四季都是這樣潮濕。他談到這裏就苦笑一下說：「老江，你說我和穴居有什麼分別？」

「老陳，看來你還是找個地方遷一遷吧。」「你以爲我願意住這塊鬼地方嗎？可是，有什麼辦法？！住舊樓嗎？要交出一筆可觀的『頂手費』；新樓嗎？每月得付出七八十元的租金，才住到一個小房間。你看我負担得起嗎？」……「唉！誰叫自己沒『本事』！」

「也不能光怨自己。」陳嫂似乎是勸慰，又似乎是糾正丈夫的說法：「可不是嗎？你這十多年來，從來就沒偷懶過，電影一年難得看一兩回，香烟也不抽一口，一天工作十至十二小時，這樣還不算盡責嗎？難道要去偷去搶麼？」

老陳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長長地透了口氣。再看看我，見我有點難過，他苦笑一下說：「老江，你許久也難得來坐一次，一來，我們就拿這些話使你難過，眞對不起。我們談別的吧。」

從老陳的房裏出來，我才看清楚，原來除了四個房間住着四伙人之外，還有兩張「床位」和一個小廳子，廚房就在屋的

眼前風物

夏侯秋

汽車悲喜劇



前幾天在中區的某大廈遇到一個朋友，此君以前我知道他是「有車之人」。一同走下來，我問他是否開私家車回家去。他苦笑地搖了搖頭，說：「車子留在家裏了。找停車場太麻煩，花錢是一件事，拍好車又跑回寫字樓，比在家裏走路上班差不了多少。以後，眞正要考慮這架老爺有沒有保留的必要！……」

我很相信他最後的一句話是由衷之言。我的朋友屬於這一類人：汽車對於他，在可有可無之間。有汽車，他的面子似乎是漂亮一點的，但在我輩沒有汽車的朋友中，並未見得高了一等；與大老闆們相比，他的「老爺」也不在人家眼內。而有了汽車之後，每個星期天就很難拒絕妻子和兒女到新界兜風的要求，想起床遲一些都變成不可能。再加上停車收費、汽油加價，我知道他對於汽車的印象有甚於「雞肋」者矣。

大概有車之人中，像我這位朋友一般的並不很少。試想每天特別在上下班期間，交通要道的那種堆滿車輛的擠迫情況，你就有時會覺得在車子裏面的人並不值得羨慕，反而有點可憐。我目擊的一次尷尬場面是這樣的：九龍有些地方車子通過十字路口要繞過中間的圓形路島走一個圈子，因爲車輛來往是如此之多，以致只能用交通警指揮而不能用紅綠燈。這一回也是合該有事，在緩慢而行的車輛長龍中，突然有架小房車把鼻子伸進前面的貨車尾巴裏去了。還幸而是淺嘗輒止，沒有鬧出大事。但是，由於這樣，這兩架車停了下來，兩位司機都深明大義，走下車來研究一番；正在指揮着的交通警也被請到出事地點，紀錄在案。於是，四面而來的車一時都行不得，擱了淺。等到責任問題弄清，交通警又走回原位時。我們做旁觀的也叫聲：苦也！原來汽車「們」從四個方向而來，在路島的四周交叉錯雜，此街彼接，也分不出哪架應當先行，哪架應當後走。要理出個頭緒來，可眞不簡單！只見車子裏的仁兄仁姊們，個個怒目睜眉，十萬個不耐煩。然而既不能堵氣丟下車子自己跑，又不敢擅自開了車子橫衝直撞，出一口烏氣，僅能安坐車中，聽天由命，連喇叭也不敢捺一下。——要知道，這裏是「靜寂地帶」呢！

後來怎麼樣，因爲我沒有耐性看下去，早走得遠了，所以不知其詳。當然不會長此僵持下去，是可以背定的。但由此可以見得，我們步行的與有汽車的相比，在一定的情況下，是遠爲適意、迅速而自由了。

何況，買汽車的人，除了少數大亨、中亨之輩是可以擺出「玩車」的資格，隨便買部新車而面不改容者之外，多數的人，恐怕都是被「供車會」——分期付款的本地叫法——釣上了鈎的。先付一千幾百新車，立即可以到手，這多富於吸引力？但自此之後，閣下每個月的開支就被迫收縮了一部分，而且欲罷不能。你敢中途不付款麼？那「租買協約」上聲明，哪怕還只差一塊錢未付，車子實在仍未屬於你，隨時有被拖走的可能。等到你以長期堅持的耐性逐步「供」到差不多夠了之時，仿如接力賽一樣，修理費又開始在你的支出項目中佔一席位了；而汽油費、抹車費之類支出還不在內。於是，過去量入爲出，稍見寬餘；現在只因「一念之差」，弄到出現了「緊張」局面。「非以役車，乃役於車」，你除了爲老婆兒女「打工」之外，還要爲汽車「打工」呢！這還不算，偏偏你有了汽車的消息，其快無比地被親朋戚友知道了。於是有人以爲

盡頭。

陳嫂送我出巷口，她指點着告訴我，像她們所住那樣的地牢，附近幾條街着實不少呢。可是，住開的人就是這樣住着，但要問到有誰願意這樣住，大家都會答不來的。

好同居

桌上那鬧鐘的時針和分針正交疊着指向六字，阿成輕輕地推醒了還在床上睡着的妻子，低聲說：「起來關門吧。不要和她們吵了。同屋共住，天天相見，天天吵罵有什麼意思？」成嫂的咀動了幾動，似乎要說什麼，可是，當她想到丈夫辛勞的工作馬上就要開始，便把話咽住了，順從地點了點頭。

送走了丈夫，成嫂再也睡不着，她眼睜睜的看着那黃得發黑的天花板，想着昨天晚上的事，禁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實在的，昨晚的事使她太生氣了。

一天放水四小時，四層樓分時間儲水，一戶人每天只能分得兩火油罐水，吃的、洗的，什麼都在內，一家五口，那裏夠用呢？輪到她儲水的時候，輪在她前面的漢嫂恰巧拿來一個大罐，這樣，她所輪得的水就少了四分之一。

後來，自己的女兒小端和漢嫂的兒子小狗，不知怎地打起架來，漢嫂竟然打了兩下小端的手！要不是六姑告訴她，她還被蒙在鼓裏呢。一層樓十多廿個孩子大大小小都擠在這鴿子籠裏，不打架才怪呢！小孩子打架，大人動手，那有這樣的道理？！

本來嘛，當時她準備罵兩句漢嫂，吐吐這口氣就算了。那知，漢嫂却不承認打小端，而且還反罵起來。這樣，就無法再忍下去了。

阿成說，這都不是她們的錯。可是，大家都沒錯，究竟是誰的錯呢？成嫂還沒把這個問題弄清楚，天已經大亮了，永強、小強、小端都要起來了。她就只得先把問題丟開不想，起來照護孩子和處理家務。

中飯還沒有吃完，忽然聽得走廊床位的漢嫂哭聲震天。起初，成嫂沒有注意。後來，她聽到同居們都集中到走廊來，她馬上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便放下飯碗，走到走廊來看個究竟。

原來，這個做了十多年燒焊的青年工人——漢哥，在工作中因工具陳舊失修漏了電，被電觸死了！

同居們正在爲漢哥無辜地喪失了生命而感到惋惜和難過。孤兒寡婦，今後如何生活下去呢？

這些常常因一點點小事便吵吵鬧鬧的老同居，這時已把過去的歧見一筆鈎消，像親人那樣勸慰着漢嫂。同時還開了個「緊急會議」，商量着如何分工幫助她。

就這樣站在走廊上，認認眞眞，熱熱鬧鬧地談起來。你一個意見，她一個主張，不到十分鐘，自認的自認，協商的協商，工作都分配好了。七、八戶人家，沒有一戶不負責一項援助的工作。

這些工作裏面：有人負責替漢嫂晚上儲水；有人負責替漢嫂的四個孩子洗澡；有人負責燒飯給她的孩子吃；有人負責替漢嫂跑腿，向親戚報喪；……。

成嫂自願照顧漢嫂的小兒子——小狗。她餵飯給他吃，替他洗澡，還把小端吃的餅乾分給他吃，使他安靜地和小端玩耍。

黃昏的時候，阿成放工回家，看見小端坐在地板上玩，妻子却背着漢嫂的兒子——小狗睡覺，心裏感到說不出的奇怪：昨晚，她和漢嫂、六姑吵作一團，差點兒沒演出全武行，而現在，……這是什麼原因呢？眞叫人百思莫解。

成嫂一見了丈夫，連忙訴說着漢哥的不幸，眼淚也吊了下來。最後，咽哽地說：「你和阿陳幫幫她辦理漢哥的後事吧。她沒有什麼親人，帶着一大羣孩子，多悽慘！」

天邊的太陽已經落了很久，阿成、阿陳、六姑等幾個人伴着漢嫂，從牛山醫院的斜路上走下來，走着，走着，漢嫂又傷心、又感激地說：「謝謝你們，你們眞是好同居。」阿成感慨地，似答非答地說：「本來就是好同居嘛。」

你中了馬票，有人以爲你發了橫財，甚至還以爲你做了些什麼「古惑」的事情。這些還是他們的估量，不理也罷。然而，今天這個來找你：「你的汽車有空麼？我想……」；明天那位又來了：「這汽車眞好呀，可以借來到新界去麼？……」答應下來吧，除了「借」出車子以外，還要賠上汽油再加上當義務司機；不答應吧，好哇，意見可就多了。起碼說，你不够朋友啦，發達之後不識親戚啦，有了汽車就「沙塵」啦……，一堆評論就來了。這方面可能招致的損失，比汽油費要大得不知多少倍呢！

至於在興高彩烈，風馳電掣，威風十面之餘，忽然鬧出些「交通事故」，小則抄牌傳詢，大則傷害了別人或危害到自己的健康、生命。這些事件誰都不希望出現，可是却天天在報紙上可以讀到。照比例計算，起碼比中馬票的機會會大得多。「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何況冒汽車之險乎？走筆至此，雖然像有點煞風景，我也要說，如果可能有了汽車本的話，我也不買汽車！——自然，這種可能絕不會有，是可以肯定的！

「白牌」驚魂

有一天，在一個向以乘搭巴士困難見稱的巴士站上候車，由於有兩架巴士停站了，所以就和一大堆乘客同時去擠。——這裏什麼「不爭先恐後」之類的老實話是用不着的，因爲循規蹈矩的話，只好打算站上半天。可是，即使我已盡了不老實之能事，仍然擠不上去！道理很清楚，車子不是橡皮做的，誰叫我揀別人上班的時候去上班呢？

這樣，我只得和其他的候車者在一起跑來跑去，而且想起查理．卓別林在「大獨裁者」中所描繪的場景：接火車的獨裁者及其隨員跟着火車的移動而東奔西跑。因此，頗有些好笑的感覺。然而還沒有笑出來，忽地背後「嘎」的一下音響，其聲凄以厲，又尖到要刺進人的骨髓中去。——我不由得回過頭來一瞧，「喝，一輛大型房車（或者如有些人所叫的小型巴士）貼着我的脚跟停住了！車門打開，有個中年的女人傴僂着背探出半個身子來，急速而熟練地，用沙啞的聲音喊：

「搭車呀嚕！××道，××碼頭，只收兩毫！來呀嚕！」

我想了一下，不禁毛骨悚然。試問，假如再向前駛近一丁點，或者收不住衝勁，那麼我不只到××道，可能去到奈何橋啦！而且還是免費，連兩毛錢也省掉了。

「走白牌」確是近年來突出的新行業。據說是於「例」不合的，但目前居然能與巴士爭一日之短長，也可謂奇事。在要依時依候上班、上學的職工和學生們，有時確實非借助「白牌」不可。——雖然它的車資比巴士實在還貴一些，而且裏面擠到和沙甸魚罐頭一樣，半點舒服也說不上，人們却還要搭它，只因爲巴士擠不上。工人遲到會被扣工資甚至丟掉職業，學生遲到會被老師留堂，受處分，這都不是好玩的事，所以「白牌」也就成爲「應天順人」的驕子了。於是，本來只容五、六個人的車廂，現在擠上了八、九、十個人以上。「蛇仔」（跟車之人也）還沿站拉客，有人願上，又向裏面一塞。人就有那末一種彈性，不管如何，總是塞得進去。然後，在無可再塞的情況下，飛車前往站頭，好趕快卸了客之後又跑第二回。而爲了和別一輛「白牌」搶生意，不惜一再踩油、加快、超車……。

我們就時不時在報紙上看到：小型巴士式汽車失事，其中十餘人或死或傷的消息！人們會問：難道爲了能依時上班而坐「白牌」的乘客們有什麼罪過麼？又難道爲了求取兩餐一宿、維持生活而冒不少風險以「走白牌」的人們應當負最主要的責任麼？而他們在每一秒鐘裏，都有可能爲此而付出最大的代價（性命），難道又是公平合理的嗎？

幸而人們許多時候，沒有像我這樣東思西想。他們仍舊在擠不到巴士之後，又去光顧「白牌」車，而蛇仔們也一站又一站地喊：

「搭車呀嚕，××道，只收兩毫，來呀嚕！……」

可是直到現在，以我自己來說，還不曾搭過一次「白牌」車。

湖南人看湘戲（上）

李惠英

從嚐狗肉說起



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湖南蠻子。我不僅誕生在湘潭，而且，在最初那十八年裏，連省門也沒出過半步，後來雖說到外埠去讀書，却依然常常回鄉，因此，我不但鄉音裏不雜「官腔」，就是對家鄉一切，也始終愛護備至。可是，說來慚愧，像這樣一個道地的湖南人，不但沒有看過湘戲，也不曾嚐過狗肉。

相信有人會向我提出質問，他們會說：「不錯，湘戲是湖南的產品，作爲一個湖南人，連本地戲也沒看過，的確說得上慚愧，但狗肉又與湖南有什麼關係呢？莫非那最先吃狗肉的，又是貴省人麼？」

老實說，誰是吃狗肉的始祖，我並不知道，但我畢竟嚐過狗肉，却與一位老鄉有關，他並且是大名鼎鼎的一位湖南才子呢。

提起這位老鄉，人們見他半生戎馬，殊不知他竟然文武雙全，而且極饒風趣。因此，當他在廣州請春茗的那天，所備的節目，便和主人一樣風雅，而其中有兩項，正是本文要說的，第一項是湖南戲，第二項便是「火鍋香肉」了。

且說那天晚宴的時候，共有二十餘席，我們工商界的太太們，都坐在一起，因此，同席的人，不論賓主，都屬女性。當菜一道一道的送上來時，鄰席的男士們，竟都指着我們在咬耳朵，這情況頗令我不解。幸而做主人的余大姐聰明，她一見我有些困惑，便拿起菜單來，指着第七個菜對我說：「他們竊竊私議的，只怕是這個了，因爲許多太太都不敢吃這東西的哩！」

那第七道菜究竟是什麼呢？不看猶可，一看之下，我也打了一個大寒噤，原來竟是「火鍋香肉」。哎呀！這東西我不但不曾嚐過，而且，自出母胎以來，連見也沒有見過哩！

大大出我意料的是，同席的太太們，半數以上的竟都是香肉的愛好者，其中兩人，且還是狗肉專家。聽她們說起狗肉如何清香，如何滋補，以至如何養狗，如何劏狗，如何吃狗，眞是頭頭是道。最後她們還說：「我們既可以吃豬肉，吃羊肉，甚至吃兎子肉，爲什麼就不能夠吃狗肉呢？若說狗爲我們服務，便不忍吃牠，那麼牛呢？」就這樣三言兩語，便將我的心事道破了。心事一經道破，反而安樂得多，而跟着誕生的，便是一種好奇心了。

其實，與其說是好奇心，還不如說是自尊心，因爲我私下一想，人家也是女人，人家既有勇氣吃，爲什麼我就要示弱呢？幸而這麼一想，才產生了幾分勇氣，全靠那股勇氣，才嚐到了一種意想不到的美味。

這一道菜眞是氣派十足，不同凡響。上菜的那些服務員，人人捧着一隻米黃色的瓦火爐，火爐上面放着一隻大砂鍋，砂鍋裏面，便是那熱騰騰，香噴噴的狗肉了。這還不算，附帶而來的，還有四碟青菜，如生菜、菠菜、和大蒜葉等是。

當火爐一經擺好之後，同席那兩位狗肉專家，便自告奮勇地服務起來，她們一個熟練地推開火爐門，另一個却將蒜葉之類的東西往砂鍋裏面放。不一會功夫，果然火光熊熊，香味撲鼻，不要說她們早已迫不及待地揮羹舞筷起來，就連我這個怕吃狗肉的人，也開始唾涎欲滴了。說也奇怪，在以前，想起狗肉，總以爲是一團令人作嘔的肥肉，現在對着這個砂鍋，才知道它與豬牛羊肉並無什麼兩樣，如果硬要說有不同之處的話，那便是清香過之，滑嫩過之，鮮甜過之。聽說鄰席的人，吃了還再去添，甚至有添至第三鍋的，直吃得那些男士們人人脫上衣，除領帶，由那種盡興吃喝的局面，也可以推想這道菜是如何的受歡迎了。

上面曾經說過，那晚筵開二十餘席，我私自計算一下，如果一隻小狗可以做一鍋的話，那麼二十多席，便得二十多隻小狗，再加上添了又添，那數目豈不驚人？也許有人會拿乳豬來駁斥我的見識不够，不錯，如果定的是乳豬席，不論席次多少，也同樣要供應這許多乳豬的。但是狗和豬的來源畢竟不同，我們還不曾見過有人將狗像豬一樣大批地養起來的，當然來源少得多。來源一少，供應自然不易，在我這個沒有吃過狗肉的香港人眼中，忽然見到這許多狗肉，當然認爲是一次豪舉了。剛巧宴會的主人又是湖南人，我就不能不將一切歸功於他，而那叫我開葷嚐狗肉的人，當然也是這位老鄉了。

一番謬論

提起大戲，我就有一番謬論，說句不怕得罪人的話，我平生最討厭的東西之中，有一件便是大戲。我所謂的大戲，當然包括了京戲、川戲、湘戲、廣東戲……以及一切人唱的戲。

我討厭大戲的原因，第一是因爲戲院子裏空氣太不寧靜，其名說是去看戲，實際上却是香烟瓜子，水果毛巾的吵個不停，第二是滿院子裏胡琴笛子，鑼鼓喧天，震耳欲聾，第三是那些看戲的人，與其說他們是去看戲，還不如說他們是在上茶居，一進門便呼來喝去的叫茶叫水，最討厭的是，當人家正唱得最好的時候，他們公然在台下大聲叫好，不但將那種「繞樑三日」的氣氛破壞無餘，對藝人們名爲捧場，實是太不尊敬。

我十分明白，我這番議論，可能引起許多人大大的不滿，甚至有人會罵我說自已沒有大戲的修養，還好意思去批評別人。總之，無論怎樣說，我對大戲是毫無好感的。

現在得將話說回來了，且說在廣

，州唱春茗的那天，當席終人散的時候，主人用湖南口音問我說：「老鄉！你喜歡看湘戲不哪？」經主人一問，我不假思索，忙不迭的回答說：

「歡喜！歡喜！」

說到這裏，祗怕又有人要說我在瞎吹了，因爲我剛才還在說我最討厭大戲，而且在篇首又說過自已不會看過湘戲，看都沒有看過，那裏說得上喜歡不喜歡呢？而我却連連在說喜歡，顯然不過是在討好主人罷了。

如果讀者們眞要咬文嚼字地和我斤斤計較的話，那眞是寃枉透了，因爲我上面所發的「謬論」，完全是針對着解放以前的情況而說的。至於解放以後的大戲之精之妙，沒有回新中國去看過的人，實在無法曉得，所以連我也歡喜看起來了。在香港住了十幾年，我只被請到舊普慶戲院去看過一次紅線女，然而，抱歉得很，她給我的印象並不如理想的好。及至解放以後，我在廣州看了紅線女的「搜書院」和「昭君怨」，才意識到了廣東戲的巧妙，而我也幾乎懷疑在廣州演出的那個紅線女，是不是以前在香港演唱的那個紅線女。事實告訴我，紅線女只有一個，所不同的，是大戲的本身，和紅線女的功夫都大有進展罷了，他們進展到叫一個最討厭大戲的人，能轉過來替大戲捧塲，你想這其中的轉變何等巨大！

現在再說到湘戲吧！如果說我在此之前一次也沒有看過，那也是不正確的，不過我第一次看湘戲，也在解放之後，而且也在廣州。

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情了，當時我路過廣州，到北京去參加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當我在廣州歇脚的時候，便被人請去看了一齣「追魚記」。

我還記得很清楚，當有人告訴我說：「追魚記」是一齣湖南戲時，我還曾經感到渾身不安，因爲我是個湖南人，我生怕他們做得不好，會連我的臉也給丟了。可是，從另一方面說：我又捨不得不去看，因爲那時我業已看過許多廣東戲和其他的地方戲，換句話說：我早已由一個討厭大戲的人，變爲一個對大戲發生了一些興趣的人。所以，當我坐在戲院子裏的時候，我眞是心事重重，矛盾得很。

然而，正如你們要罵我的一樣，我眞是白担心了一塲。因爲看完以後，不僅止是我認爲好，在塲的人也無不說好。我所謂的好，是整個的全面的好。不但演員好，故事好，連服裝，佈景以及音樂都非常好，最出我意料的是，聽說戲中所有的男角，全部由女人扮演，而她們的聲線、台步，舉止竟做得那麼酷肖，從那次起，我對湖南戲的估價，便完全不同了，那一種「怕丟臉」的想法自然早已消踪滅踪，代之而起的，竟是一種自豪感——我恨不得能有更多更多的人去看我的家鄉戲。



湖南祁陽戲「昭君出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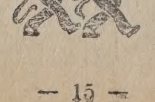
泣不成聲

且說吃完香肉之後，我從餐廳來到劇塲，（這裏必須申明一句，我們作客的地方是在廣東迎賓館，其中餐室、舞廳、宿舍、劇塲等一應俱全。）看見大家已經坐得差不多了，我當即對自已說：「什麼都可以謙讓，今晚看戲却不能後人」，因此就和務滋兩人，坐在最前那一排，雖然明知主人們都坐在我們後面，祗爲着要看好戲，也就顧不得那許多了。

務滋和我坐在一起的原因，不用說，她是想沾點光，換句話說，在必要時，希望我能替她講講戲裏的情節。誰知情況大出我們意料之外，我們坐在一起，一連幾個鐘頭，不但她沒有問過我半句，我也沒有向她講解過半句，那倒不是說無話可講，而是咽在喉頭，沒法子講得出來。因爲那晚演的，一連兩齣都是苦戲，情節是那般凄涼，唱做是那般哀切，我們唏噓感嘆都來不及，那還有情緒去聞談呢？

那頭一齣戲叫做「昭君出塞」，是一齣很有名的祁陽戲。主人自已是祁陽人，以此享客，本是很公道的。祁陽我也去過，就在湖南南邊。抗戰的時候，我還到那兒去做過六個月的民衆訓練工作，因此我可以毫不吹噓的說一句，祁陽話和長沙話相差並不多，至於戲詞，也不難懂，何況那晚句句都有字幕，所以，用不着怎麼講解，誰也看得懂的。

因爲我先兩年在廣州看過紅線女所做的昭君怨，而且印象極深，當我現在來看這齣祁陽戲時，很難叫我不想起粵劇的做法。這齣祁陽戲，不論塲面、詞曲、唱做、服裝、佈景，以至音樂道具，都和粵劇大有分別。現在單看出關的那一段吧，如果說粵劇裏這段的氣氛是蕭瑟的，那麼在祁陽戲裏，便是悲壯的了。又拿昭君本人來說，在粵劇中，她眞是不勝悲痛，哀怨欲絕的，但在祁陽戲裏，昭君却充份表現出了一種慷慨就義的氣質。在粵劇裏，昭君凄凄切切地奏完了那最後的一曲琵琶，乘衛士們不備縱身從懸崖跳了下去，以了此生，將一個「死別」，活靈活現地演出來了。至於在祁陽戲中，昭君因爲她哥哥的要求，將琵琶拿起來準備彈奏，誰知傷心過度，絃都斷了；加以馬到分關，被那飛砂走石，嚇得四蹄亂踢，不肯前行；昭君的哥哥，又碍於邊境已到，半步也不能多送；昭君一方面怨責滿朝文官濟濟，武將堂堂，却要用一個女子，去安撫異族的侵畧，同時又感到責任重大，她既痛恨胡兵的催促，但又不忍離別國土，那一字一淚的唱法，那一步三回頭的做功，眞是將一個「生離」，透透澈澈地描繪了出來。任是誰人，看到這兒，也不能不心酸，卽算戲台上的那個馬伕，他原是個鐵漢子，見到那種情景，也爲之嗟嘆不已。何況我們這些觀衆，根本都不是鐵漢子，那還忍受得住呢？因此我和務滋兩人，都爲之泣不成聲。



虎門行

李書唐

虎門屬於東莞縣，和富裕的水鄉壤土相接。虎門有一萬六千多戶，六萬多人口，土地約十四萬餘畝。這個地方僑居在香港的人很多，平均每三戶中就有一戶有人留在香港。假如是晴朗的天，登上了太平鎮山巔，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嶼山，甚至還可以看到青山。

虎門這地方在解放前，並不像今天這樣太平，這是大天二出沒無常的所在，私梟叢集，尤其是鴉片烟在這裏根深蒂固的毒害着人民。從鴉片戰爭開始起，到解放戰爭結束止，一百多年，這裏祖祖代代，子子孫孫和鴉片烟沒有分家，直到解放前夕，光以太平鎮一個鎮市九千人口來說，就有兩千多人抽鴉片的，平均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烟民。直到解放後，才把這一百多年的毒患消除，使虎門人民，恢復了健康的生活。

虎門還有一個天然的災患，那就是沒有淡水喝。一年當中，只有四分之一是淡水月，其餘都是鹹水月。有一年僅有一個月的淡水，其餘十一個月，都是鹹水。不用說人喝了鹹水，身體要受影響，就連牛喝了鹹水也變成了紅毛牛。虎門的人民實在到了無水喝的時期，就以甘蔗汁代水，渴了就嚼一段甘蔗。因為這個問題太大了，關係着全虎門的人民健康，所以這兩年，虎門公社全力與修水利，開闢淡水湖，把水的問題澈底解決。

水產的工作，虎門做得也很有成效。現在已有七千畝魚庫，五千畝魚塘。外海有二十六艘打漁船。內河有三十三萬隻鴨子。從前魚塘，魚庫裏的魚苗，是仰仗順德、中山、番禺各縣供應，自從去年開始，魚苗完全由自已培養，不需鄰縣幫助了。

過去睡草寮的農戶，現在有不少都住上了新村。這些新村，比起寮步新村，建築上又進步了好多。如窗戶，虎門新村都是三塊玻璃，自動的撐落。房間也大一點，設備也好一點。尤其是虎門的幼兒園，比起寮步來，好得多了，寮步還有光脚板的兒童，虎門的幼兒園裏，孩子們都有鞋襪，衣服也新得多，一眼看去，就知這個地區比寮步富裕。

這裏的工業，解放前全是小手工業，現在已有四十多間機械化的工廠。由七百多工人，增加到二千九百多工人了。

在農產量上，解放前的畝產不過二百多斤，到了前年，增至五百九十八斤，去年達到八百七十一斤。比解放前增加了四倍。

不但是稻谷，花生、水草、甘蔗、木茨、蔬菜，都在逐年增加。虎門公社是五八年十月一日成立的，五八年的總收入是八百七十萬元人民幣，五九年就增至一千一百四十萬元。現在虎門公社已經實行了好久吃飯不要錢的制度，社員的收入，五八年還只有八十八元有零，五九年就增加到一百二十六元有零，幾乎多出了百分之五十。

虎門有兩間中學，一間是完全中學，一間是農業中學。學生人數有一千三百多。小學有六十七間，九千九百多人。虎門六萬五千多人口，平均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讀書的。除了五十歲以上的老人，七歲以下的幼兒，均須讀書。所以虎門有田頭識字班，逐戶掃盲班，他們一定要把人民的知識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到必要的程度。

在衛生醫療方面，虎門也是很注重的。原有的虎門醫院，正在大與土木，據說要擴建醫療室與病房。現在的一百五十多個床位不夠用，要大大的擴充。在鄉村裏的醫務站、接產班，已有二百二十多個，還感覺不足，今年仍要增加。

虎門的敬老院，我沒有來得及去看，據說有三百多老人。我相信虎門敬老院，一定比寮步敬老院的設備好，待遇高。從幼兒園、托兒所的比較上看來，我深深相信着虎門敬老院的老人們，都過着幸福的生活。

進入太平鎮的大道上有一間敦煌茶廳，門面也像依據敦煌壁畫設計的。茶廳對面，就是太平大戲院。這個戲院是用土法子建造起來的，沒有一根鋼筋，完全是磚瓦和木料。然而，這沒有鋼鐵筋骨的建築物，其大猶如九龍樂宮戲院，樓上下有兩千多個座位，可以映放電影，也可以演舞台劇。

兩年前，虎門的人民，為了紀念林則徐，開闢了個虎門公園，在園中建了一所紀念館，又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紀念館裏陳列着琳瑯滿目的有關文物。有林則徐的親筆對聯兩副，一則是：「天半朱霞雲中白鶴；春初早韭秋末晚松。」一則是：「自提脩綆汲千古；且踏飛鴻閱九州」。筆力蒼勁，如見其人。

還有林公硃批圈點的元遺山詩集。這集子是明刻本，首頁蓋有林則徐的圖章。這個林公親筆批註的詩集，允稱珍品。

其外有林則徐致楊以增的信扎（照相）多件。楊是山東聊城海源閣藏書主人，曾任陝西布政使，代理巡撫職務。據說這些信扎，是楊以增的兒子貢獻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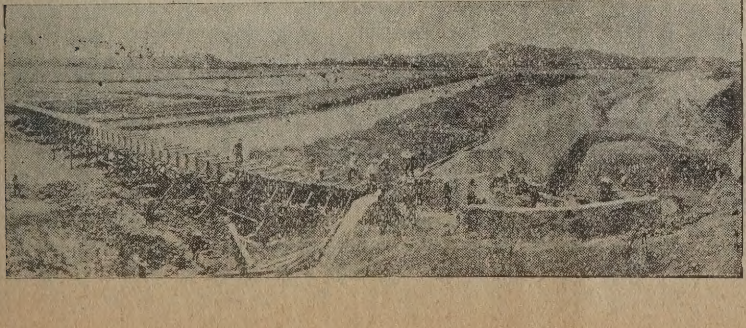
紀念館還陳列了關天培安置在虎門要塞的大炮照片。三元里平英團抗敵武器，如矛、叉、錘、戟。還有一副節馬鬪石刻拓片。據說這匹節馬，就是防守沙角、大角炮台的副將陳連陞的坐騎，陳連陞父子殉國，戰馬被英軍擄去，長鳴不食而死，鄉人義之，遂稱節馬。

在公園中有一個木欄杆圍着的土坑，說是當年焚燬烟土的所在。不過，這個坑與林公奏疏所說：「縱橫十五丈餘尺」，是小得多，大概今天的這個燬烟池，也許是象徵式的紀念物吧？

謝覺哉遊虎門，題了一首七律詩：「平疇蔬稼無邊緣，夾道松桐一望齊。一將當關門號虎，萬夫起舞夜鳴雞。人間黑霧沉於海，天上紅霞化作隄。道是林公焚毒處，豐牌鐵壁拓雲栖。」

陶鑄也有五絕一首：「飛舟渡虎門，浪濶海雲深。敵氛今已靖，應以慰英魂。」

誠然，今天的虎門，已是鋼牆鐵壁。世界上任何一個存有侵畧野心的國家，也不敢越我雷池一步了。虎門的人民，在公社的飛速發展下，生活日漸美好。當我舉目四望，太平鎮的大道兩旁，像個花圃一樣，我不禁為虎門的人民祝福！



在修建中的長達七十二公里的虎門幹渠



滑冰運動

①吉林市運動員洪龍弼，在今年全國滑冰運動會上，獲得成年女子組八公里速度滑行比賽冠軍。

②去年在黑龍江齊齊哈爾市舉行的全國一級、健將級速滑花樣滑冰比賽大會中，獲得女子速滑全能前五名：由左至右爲金美玉（第四名、黑龍江）；孫洪霞（第一名、黑龍江）；楊雲香（第五名、黑龍江）；崔順子（第三名、吉林）；劉鳳榮（第二名、黑龍江）。

③今年全國冰球乙級隊聯賽呼和浩特競賽區比賽獲得冠、亞的火車頭二隊和本溪隊在閉幕式上作了精采的表演。

④今年全國滑冰運動的少年女子組快速降下比賽，獲冠軍的傅蕙的滑行姿勢。

⑤今年全國冰球乙級隊聯賽呼和浩特競賽區比賽期間，本溪隊和張家口隊運動員交流經驗合攝。













③

人

·大型舞劇·



④



⑤

①魚美人每天上岸來看望她愛慕的青年獵人。
②獵人戰勝了山妖的魔法，救回了魚美人。
③山妖施展魔法把獵人沉入海中。魚美人救活獵人後，向他贈送珊瑚等奇珍禮品，並推他做海王。
④在舉行婚禮時，山妖攫走了魚美人。在妖窟裏，山妖向魚美人求愛，遭到堅決的拒絕。
⑤獵人不願爲王，要回人間過美好的勞動生活。美人魚跟他上岸，回到獵人的家鄉，並舉行婚禮。



①



②

·大型舞劇·

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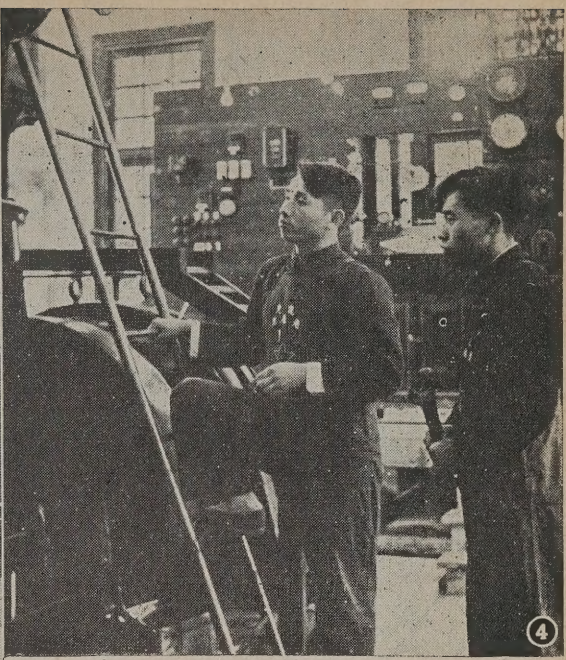


北京舞蹈學校繼芭蕾舞劇「天鵞湖」、「海俠」之後，最近又上演了大型舞劇「魚美人」。

這齣舞劇是描寫青年獵人和海底公主魚美人的戀愛故事，當獵人在他的家鄉舉行婚禮時，殘暴的山妖攫走了魚美人。爲了保衛自己的幸福生活，一場善良與邪惡的鬥爭展開了。獵人在鄉民和人參老人（人性化的自然界的善良力量）的幫助下，衝破了山妖佈下的種種迷陣，終於戰勝了敵人。

舞劇繼承了我國優秀的民族藝術傳統和充分發揮獨創精神，以民族、民間舞蹈爲基礎，根據內容和形象的需要，廣泛地抉擇地汲取芭蕾舞、東方舞和我國少數民族的舞蹈技巧，加以溶化，使這一神話題材的奇妙豐富的想像，獲得更完善、更生動的藝術體現。





武陵山中一新城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府吉首，是一座新興的城市。它座落在武陵山中，四週青山環抱，清徹的峒河流過它的旁邊，新的建築物層層叠叠，高聳的烟囱冒着青烟。

吉首是自治州一百八十萬各族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人口已從過去的三千多人增加到二萬四千多人。沿峒河岸可以看見許多新建的工廠；東北山崗上是湘西第一座民族師範學校，峒河兩岸新建了吉首中學、苗文學校、農業中學，各族子弟近四千人在這些學校學習。吉首正在飛躍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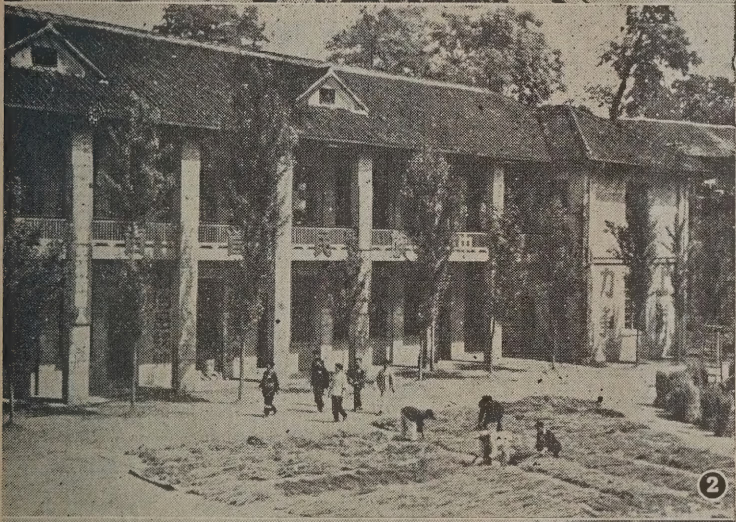
①吉首新建的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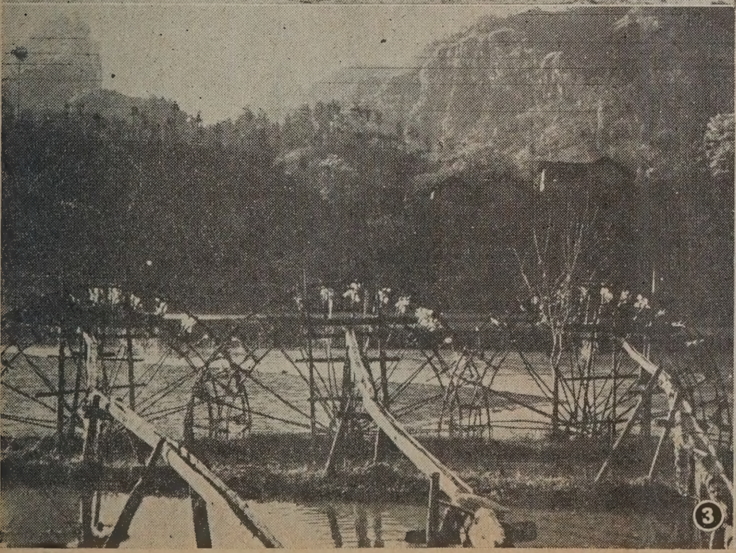
②吉首民族中學教學大樓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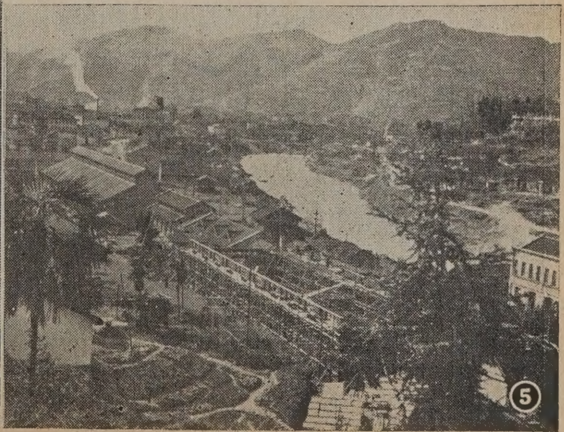
③美麗的峒河。

④吉首電廠的兩位土家族和苗族工人。

⑤沿着峒河兩岸新建的工廠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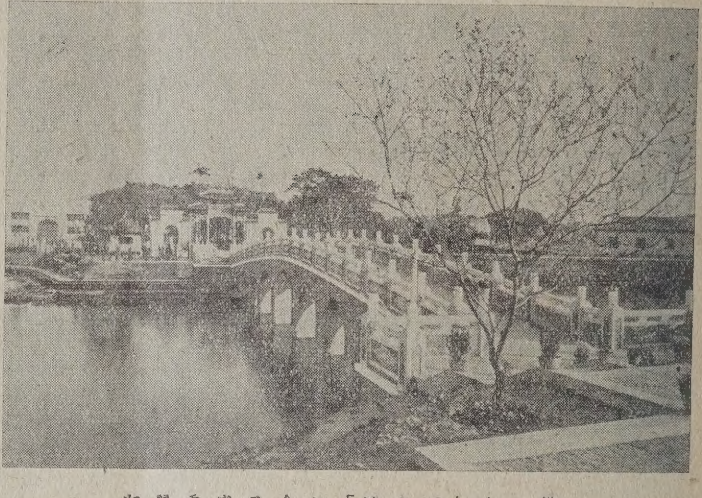


佛山小遊

李世光

祖國河山壯麗，吸引着思鄉的遊子。最近，我們曾到佛山旅行，抵達佛山那天，已是暮色蒼茫的黃昏了！行囊甫卸，旅伴們在酒店的客廳裏，便嚷叫着要遊覽秀麗湖了。

談到秀麗湖，也許有不少人會知道，兩三年前廣州市某工廠，有一位名叫向秀麗的技術女工人。一天，當她在生產車間工作的時候，突然車間的原料出了事故。她爲了拯救國家資財，奮力以救，不幸被火灼傷了身體，由於傷勢過重，醫治無效，結果犧牲了性命。這種爲公忘我的崇高品德，得到了國家和人民的景仰愛戴，爲了紀念和表揚這位中華兒女的偉大精神，使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於是佛山人民在一九五八年夏秋間，動工挖建了這個秀麗湖。



佛山的「死水塘」如今已變秀麗湖

秀麗湖在佛山市的西南端，跟中山公園相互輝映，建造工程艱巨，全湖佔地總面積，約有二十萬五千平方公尺，水面面積估去十萬平方公尺，它是由一座遼濶的山丘挖掘而成，週圍是蜿蜒曲折的湖泊，環繞住湖中央的陸地，這幅陸地是公園，名爲秀麗公園。園中栽種着四時花卉，清風過處，幽香醉人，精巧雕琢建築的樓台亭榭，曲欄虹橋，極盡湖光山色點綴烘托之美。當天傍晚，我們見到當地的生產英雄，男女學生，泛舟在秀麗湖間，他們洋溢着歡愉的笑聲，歌聲，生活是過得這麼幸福的。

第二天早晨，在清幽雅澹的餐廳，吃過豐富可口的早點，跟着，就去參觀模範衛生街巷。我們沿着昇平路，步入培德里……穿街過巷，遠客初臨貴境，有如置身八陣圖中，所經過的地方，盡是這麼整潔一片。這條模範衛生街巷，名爲居安里，在舊社會裏，居安里是有名的「鷄屎巷」，因爲居民不重視公德，飼養了很多家禽三鳥，遍地撒下屎尿，臭味熏天，造成蚊蠅滿天飛，對人們健康有了重大威脅。解放後，人民政府不斷提倡衛生運動，蒙上「鷄屎巷」不雅之名的居安里，吐氣揚眉了，它不祗爲自己爭了一口氣，也替佛山市、全廣東的衛生運動爭得了光榮。原來佛山市的衛生清潔運動，名冠全國，最近各省各地，都派衛生代表，雲集佛山市，舉行了史無前例的「全國城市愛國衛生運動現場會議」，發出響向佛山市學習，看齊，共同搞好衛生工作，美化城市鄉村的豪邁口號。

在居安里參觀完畢，我們即朝向石灣進發，汽車在石灣美術陶瓷廠停下來，招待我們的是曾廠長，他的音容很慈祥，約有四十開外年紀，他知道我們人人都孕育着急於一飽眼福的感情，把介紹報告的內容盡量壓縮，很快，我們便漫步在陳列室、工場裏，看到了許許多多馳名古今中外的石灣陶塑。石灣陶塑，工藝異常精巧，所塑人物、動物形象維妙維肖，神態生動！比方海軍叔叔這座人像，陶塑藝人就曾經到海軍營作長時間觀察，研究海軍叔叔的生活、個性，環境人物造型，並搜集了許多有關軍旅戰績的故事材料，才認眞進行雕塑工序。

隨着工藝產品技術的一天天提高，質量不斷的改良，陶塑工人的生活也跟着美好起來，目前平均工資，每人月入七、八十元有奇，生活福利方面得到了改善，生、老、病、死和其它各項，俱已有倚有靠有保障，他們受到廣大人民的尊敬愛戴，有了政治的地位。舊社會飽受資產階級重重剝削、壓迫，和受別人奚落歧視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次日到大瀝人民公社時，看到了公社幢幢的新建房屋，房屋的建造，異常新型壯觀，空氣、光線均極通爽，門前屋後，花草烘托住幽美的環境。聽說，去年的百年未有的洪水巨災，這些地方被浸，成爲一片汪洋澤國！誰料想到，短短的幾個月時光，遽然變成這末一番新鮮面貌呢？

在大瀝人民公社的食堂裏，午飯筵開六桌，公社主人請我們一群年青小伙子吃飯，這頓飯菜很是豐滿，六菜兩湯，豬牛鷄鴨魚腊味齊備，煎炒煲蒸各種烹飪調配手法都使人胃口大開，增加飯量。說到米飯，回到祖國大地上參觀的人，幾乎人人讚絕赤米飯香氣可口，所含維他命最豐富，因此，每人至少吃三、四碗以上。大家一面吃，一面都在想，農村到處茶靚水滾，菜餚米飯多，香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造謠國內人民沒得吃、吃不飽的話，不戳自破了。

最後，我們去參觀佛山祖廟。

佛山祖廟有八百多年的悠久歷史，歷代屢受破壞摧殘，解放後，人民政府重視文物，大舉修葺，佛山祖廟已復甦了她固有的青春魅力。廟的前端，是一幅寬廣的花園，花木茂盛，小徑環迴，廟的右上端，有八角涼亭，綠瓦紅柱，廟的中央，有一座經過四百多年風霜雨雪，也沒有塌壞的銅鐵牌坊，崔峨偉麗。古廟裏，陳列着很多的歷史性文物，有一萬斤重的銅像，有距今三千多年即周朝遺留下來的吊鏡，有清光緒十年以佛山銅鐵五金鑄造的方鼎，有明代十大名窰瓷質的獸耳爐，有三國諸葛孔明雙手動用的銅鼓，有太平天國時代的史料文獻，林林總總，一時不清看得週詳。這些，大半是佛山市先賢，勞動人民遺產的結晶。



宋代四大書家墨寶

——現存台灣法書名蹟一斑

朱省齋

關於現存台灣國寶中的名畫一門，筆者已在上期本刊拙作「晉唐宋元名畫集册」一文裏畧述其一小部份；現在我再來談談其中的法書一門。

現存台灣的國寶法書，其數量雖不及名畫之多，但其內容之豐富與精采，較之名畫，並不稍遜。舉例言之，僅以宋代四大書家蘇（東坡）、黃（山谷）、米（元章）、蔡（君謨）的眞蹟來說，總數就有好幾十件之多。據筆者所知，其中鼎鼎大名的在「卷」的一目內，有「蔡襄尺牘」、「蘇軾書歸去來辭」、「黃庭堅自書松風閣詩」、「黃庭堅書寒山子龐居士詩」、「米芾蜀素帖」、「米芾甘露帖」、「米芾捕蝗帖」、「米芾尺牘」等劇蹟。「軸」的一目內，有「蘇軾尺牘」。「册」的一目內，有「蘇氏一門法書」、「眉山蘇氏三世遺翰」、「宋四家墨寶」、「宋四家眞蹟」、「宋四家集册」、「宋十二家名家法書」、「宋諸名家墨寶」、「宋賢書翰」、「宋賢殘牘」、「宋人法書」、「宋人殘牘」等件。

現在我就其中隨便挑選四件出來約畧的介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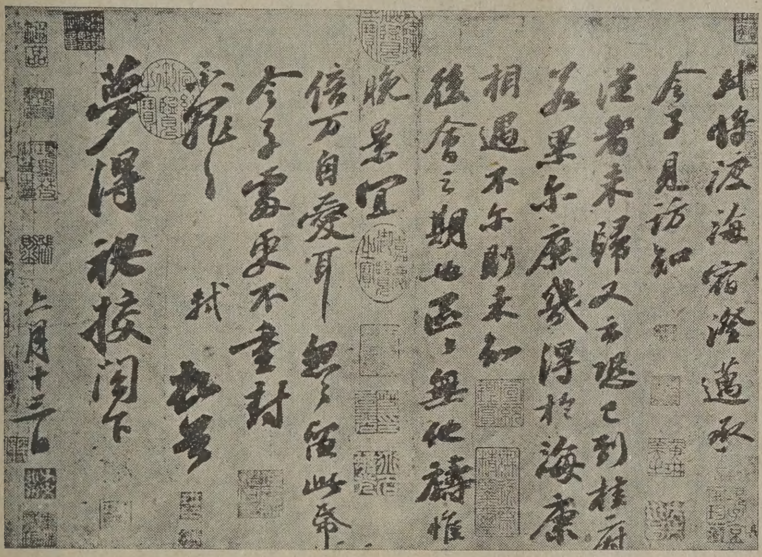
蘇軾與范祖禹書

這是一幅掛軸，紙本，行書。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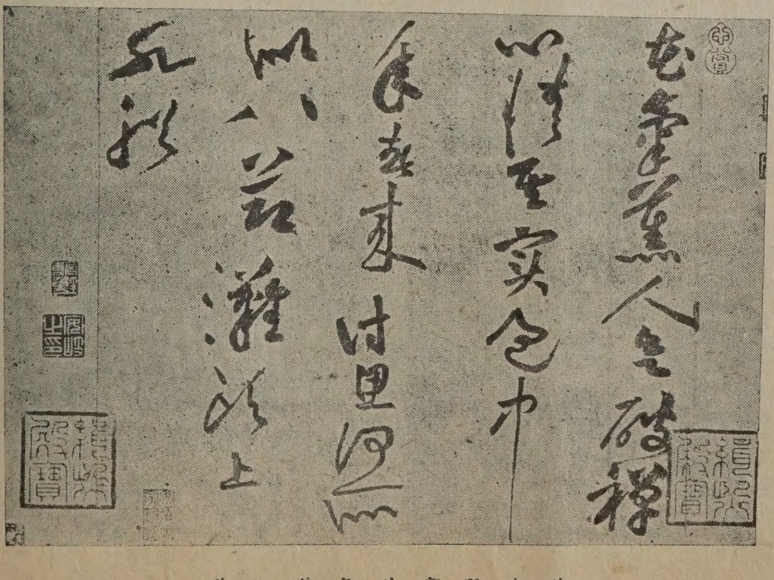
「軾將渡海，宿澄邁，承令子見訪，知從者未歸。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爾，庶幾得於海康相遇，不爾，則未知後會之期也。區區無所禱，惟晚景宜倍萬自愛耳。忽忽留此紙，令子處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軾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六月十三日。」

幅上詩塘有清高宗御題「見眞率」三字，下鈐「三希堂」、「乾隆」二璽。幅內及隔水綾上並有「古希天子」、「五福五代堂」、「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幾暇鑒賞之璽」、「懋勤殿鑒定章」、「內府秘笈」、「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宣統鑑賞」、「無逸齋精鑒璽」諸璽。

此外，歷代的收藏家印記則有「項元汴印」、「神品」、「項子京家珍藏」、「子



蘇軾與范祖禹書



黃庭堅書花氣薰人詩

孫世昌」、「項墨林鑒賞章」、「項墨林父秘笈之印」、「張孝思」、「張則之」、「黃琳美之」、「趙度」、「江上笪氏圖書印」、「笪印重光」、「道名蟾光」等等。

黃庭堅書花氣薰人詩

這是「宋四家墨寶」册中的一頁（十六頁中之第九頁），紙本，草書。文曰：

「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這一頁除見石渠寶笈續編養心殿著錄外，前並見墨緣彙觀著錄，所以幅上有「朝鮮人」、「安岐之印」、「安儀周家珍藏」諸印。墨緣彙觀之記此頁曰：

「黃庭堅花氣詩帖　白紙本，七言一首，行草五行，字大有如小拳者。其詩：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前有『貞元』連珠半印，前後下角押朱文『緝熙殿寶』。此詩書法精妙，神氣煥發；每見涪翁大草書，其間雖具折釵股屋漏痕法，然多率意之筆，殊不滿意。此書無一怠意，或因詩句短少使然。余嘗以黃書小行書柬爲第一，正行大字第二，大草書第三；若大草書如此詩者，不能多覯也。」

安儀周是有清一代最有名的鑒藏家，其墨緣彙觀書中所載，無一不是名蹟精品，此爲後世識者所公認。不過他這裏關於黃書的論評，則適與鄙見相反。就不佞生平所見山谷的眞蹟來說，當以其大草書卷「廉頗藺相如傳」爲第一，正行大字卷「經伏波神祠詩」爲第二，其它小行書柬，則爲第三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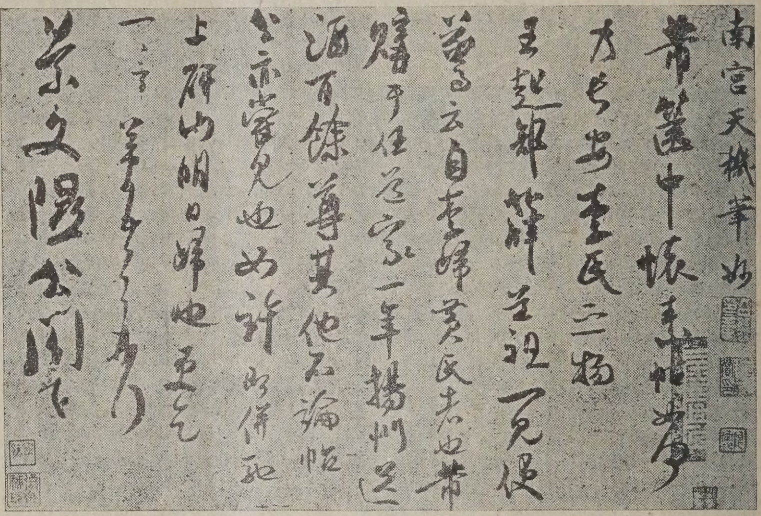
米芾與劉季孫書

這是「宋四家眞蹟」册中的一頁（十一幅中的第四頁），紙本，行書，見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著錄。文曰：

「芾篋中懷素帖，如何？乃長安李氏之物，王起部薛道祖一見，便驚云：自李歸黃氏者也。芾購於任道家一年，揚州送酒百餘尊，其他不論帖，公亦嘗見也。如許，即併馳上。研山明日歸也，更乞一言。芾頓首再拜。景文隰公閤下。」

幅上右端有元大書家鮮于樞書題「南宮天機筆妙」六字，下押「伯幾印章」白文長方印一，上又有「鮮于」朱文圓印一。

此外並有收藏家王鴻緒（儼齋）等印章。



米芾與劉季孫書

蔡襄與李端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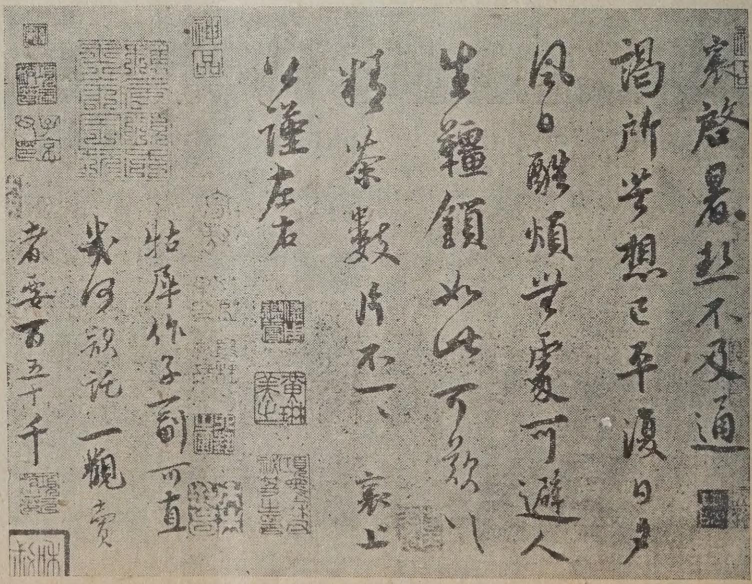
這亦是「宋四家墨寶」册中的一頁（十六幅中的第三頁），紙本，行書，見石渠寶笈續編養心殿著錄。文曰：

「襄啓：暑熱，不及通謁，所苦想已平復。日夕風日酷煩，無處可避；人生韁鎖如此，可嘆可嘆！精茶數片，不一一。襄上。公謹左右。

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幾何？欲託一觀，賣者要百五十千。」

此帖入清內府以前，復曾經明大收藏家項子京及清安儀周兩氏收藏，墨緣彙觀亦經著錄如下：

「蔡襄暑熱帖　淡牙色紙本，行書九行，前六行後書襄上公謹左右。又續書三行云：牯犀作子一副，可直幾何？欲託一觀，賣者要百五十千。帖末角有『和叔』寬邊一印，並黃美之、項子京等印。」



蔡襄與李端愿書

惠山泥人

家奎

無錫市惠山的泥人，究竟在什麼時候創始，現在已很難查考。據老藝人說，大概在明代，它還是附近農家的一種副業，每逢農閑，就用田間泥土揑製各種泥人，畧加彩色，在年節、廟會時托個盤子到處售賣。清初以後逐漸發展，開始出現專業的泥人作坊。

從清末到抗日戰爭以前的近百年間，是惠山泥人歷史上的發展時期。最盛時泥人作坊增到達五、六十家。每年中秋節後，蘇北農民組成的船幫，就有二、三百條船陸續的來往惠山，他們帶來了米、豆、棉花之類，用以貨易貨的方式，換得泥人，沿着運河將泥人行銷於江、浙廣大農村，給農村的孩子們送去了大量的心愛的玩具。此外泥人也曾部分地流入宮廷和銷往海外，由此可見惠山泥人廣泛地受人喜愛。在這期間先後出現了不少優秀的民間藝人，過去如馮阿如、丁駝子、周阿生、丁阿金、陳杏芳等人，現在如蔣子賢（已故）、陳毓秀、王錫康，王士泉、周作瑞等，有的擅長揑塑，有的精於彩繪，歷年來他們創作了不少精美的作品，深爲國內外人士所贊賞。

惠山的泥人大體上可分爲兩大類：一類名爲「粗貨」，即用單片或雙片模子印製的「泥娃娃」，另一類稱爲「細貨」，是一種不用模印完全用手揑製的，較精工的欣賞品，由於所揑的多數是戲文，所以又名「手揑戲文」。惠山的泥人不論粗與細，都是繼承了我國優秀的彩塑傳統，同時吸收了民間年畫上的藝術風格。粗貨泥人大都取材於民間故事和傳統，內容多屬喜慶吉祥一類，例如：「阿福」「如意」「小花囡」「張仙送子」「壽星」「和合」「軍老虎」等。造形都極其簡練、誇張，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在色彩上較多的以紅黃藍綠的對比色調，構成明朗、淳樸的藝術效果。細貨泥人主要取材於昆腔戲和京戲，「刀會」「捉放曹」「時遷盜甲」「小青與白娘子」「張生游殿」「貂蟬拜月」「定軍山」「黃鶴樓」「武松打虎」等都是藝人們經常表現的題材。由於藝人們善於抓住主要情節，善於刻劃人物，因此，表現一齣戲文雖然只有二三個人物，却給人以完整的劇情的感受。「手揑戲文」人物的造形基本上是寫實的，所揑的女性大都身姿婀娜，鵝蛋臉丹鳳眼，顯得十分美麗俊秀。武將人物由於特別誇張臉上的筋肉和身材的魁梧，給人以勇猛、慓悍之感。丑角一類往往特別强調動態，屈膝屈手，賊頭賊腦，再加上開相時勾上幾筆，眞是活龍活現，栩栩如生。「戲文」的色彩比較樸實素雅，京劇「戲文」則較富麗堂皇。

抗日戰爭爆發後，惠山泥人作坊遭日寇的很大破壞，作坊倒閉，藝人被迫改行轉業，惠山泥人藝術日益趨向沒落。

近十年來惠山泥人又恢復和發展了起來。據說現在有八百餘人在惠山泥人廠工作。產品幾乎銷遍全國



惠山泥人：舞蹈

詩之葉

題矚雲樓吟草

石銘吾

韓江一水西江隔，從來詩派欠陳黃。作家我郡推明代；高調當時貌盛唐。到此何人開戶牖？知君命筆不尋常。前嘗拔幟鮀城畔，助我侯吳亦目張。（註：謂侯乙符吳夢秋）

君常爲我說咸同，不與時流競雅風。新語偶然由甑舊，長星幾點自搖空。身行叠嶂層巒地；心在懷賢去國中。飲取西江分一滴，涪翁之外后山翁。

小病柬其敏

希庵

春天小病最無賴，終日泥人百不宜。

種種幽愁消未得，茶鐺聲裏强裁詩。

僻典酬勞例有酒（趙甌北晚年，每就洪北江，質一事則勞酒一壺。）；黃甘陸吉解人難。（樊山嘗摘汪鈍句，爲袁爽秋書聯帖云：丹穴乳泉皆異境，黃甘陸吉是幽人。黃甘陸吉之義，李慈銘沈曾植皆不能憭。語蓋見「避暑錄話」，事詳樊山「鏡煙堂集」中。）終宵殘卷翻將遍，祇爲隃麋夢未安。

附記：其敏近讀越縵堂日記，舉中之「令遠山磨隃麋」句以詢。余謂隃麋墨名也，曾於「廣陽雜記」見之。蓋取諸陝西隃麋縣所出者。昨因病回家，抽取「廣陽雜記」查之，祇見「鄰初誦修齡自序文一聯云：隃麋易盡，終磨海島之頭；側理若窮，願寫彭城之背。上聯不審所出，晤修齡時問之。」等語而已。其未得索吃酬勞酒如故也。然隃麋之爲墨名，記憶頗眞，大約係於「茶餘客話」等書見之。復查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祇載有隃麋縣，而無隃麋產墨之註，故爾寢夢未安，非未得酬勞之故也。一笑。

其敏案：「茶餘客話」，清阮葵生撰，凡四卷。就吳省蘭「藝海珠塵」所輯錄者粗檢一遍，未見所載。惟鮑廷博「知不足齋

，還有很多出口，新的生活給藝人們提供了豐富的題材。他們作品中的兒童形象，活潑可愛，反映了今天兒童眞實的精神面貌，如「百子圖」中的娃娃和騎在肥豬上的「小牧童」都是逗人喜愛的作品。惠山的泥塑藝人們不僅是熱情地反映了現實生活，同時也用新的觀點很好地去表現了歷史人物和各種舞蹈。如「蔡文姬」「舞蹈」等，可以看出藝術上所達到的新的成就。湮沒了二十多年的「手捏戲文」，幾年來重新放出了異彩，藝人們吸收了國內較流行的戲曲，加以再創造，如「霸王別姬」「秋江」「出將入相」「貴妃醉酒」「天仙配」「十五貫」等等都是經常表現的題材。今天藝人們更加重視於形象的刻劃，神態更加生動、逼眞。

動物、飛禽一類產品，在惠山泥人中佔有很大的比重，象徵「和平」的鴿子，曾經是藝人們最愛表現的題材之一。「鶴」和「猴子」，是藝人們最近的新作，從造形和色彩上可以看出它繼承了惠山泥人的優秀傳統，同時又向前發展一步，給我們以美的感受。

叢書」十二集輯平原陸友所纂「墨史」卷下什記，則有「漢書：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之說。偶檢「辭源」，又見阜部隃麋縣條所註：「漢置，後漢爲侯國，晉廢。故城在今陝西汧陽縣東三十里。其地產墨。漢時尚書令僕、丞、郎，月賜隃麋墨二枚，故詩文中或稱墨曰隃麋。」云云。隃麋爲墨，即此已可大白。獨悔不早檢「辭源」，致累老友寢夢未安，良覺可笑。亦藉見「舍近圖遠」之爲我輩讀書之一病也。

矚雲樓詩

邱汝濱

邱汝濱先生，爲潮安僑鄉前輩詩人，詩效同光體，同邑饒宗頤先生所謂「不以獰態向人」而「佳處時逼簡齋」者。昔歲宗人松生君嘗以家槧「矚雲樓吟草」相示，披誦之餘，齒頰留香。茲篇所錄，不過一臠而已，其亦眷愛鄉賢佳什者之所樂覩乎？（肅堂識）

溪　行

一溪苦竹一溪石，石轉溪流日夜聲。絕景多從塵外得，諸峰爭向眼中明。寒林墜果飢禽下，斷岸爲橋獨木撐。不使霜風吹鬢短，殘陽倒影踏莎行。

龍泉寺

山縣看花亦大難，楓林榭葉當花看。詩尋廢壁餘殘字，人與孤鴻逐曉寒。半世相逢多熱客，一官何處換金丹？禪扉緊閉諸天靜，吃粥居茅意自安。

移　宅

結茅爭似許由好，坐雨不如崔偃奇。打開油繖堪撐日，貼滿詩篇當下帷。顧我眞同牛馬走，此生直與水雲期。十年避地三移宅，放眼乾坤又在茲。

茶陽城

一載山城蝨處褌，辭鬒別欲闢乾坤，小園分綠多幽意，矮屋臨流有漲痕。日落人家先閉戶，峯多雲氣半遮門。也知到處隨緣好，坐聽茅簷鳥語溫。

青萍函索近代詩鈔賸之以詩

珍書更比之推重，久假忘歸意未安，得酒正思開卷下，還君當別故人看。咸同詩派百年盛，搖落詞流一聚難。任是呼癡終不負，獨慚腹笥孝先寬。

遊南華寺

萬瀑千峰疑蜀道，搜奇探奧我猶能。危橋獨木欺羸馬，破寺寒山住病僧。放眼聊舒懷抱可；尋詩終勝簿書仍，快遊要趁閒身健，不用挑雲五尺籐。

三河舟中同倚雲作

勞生無計稅塵埃，江海猶容樗散材，臥數青山迎面過，起搔綠鬢着霜纔。無多祿養憐吾拙，不少吟情與子來。一水艱難塗路遠，繁陰日日盼春雷。

卿流禪寺題壁

有寺離城二里近，晚遊安步自能還。坐看塵事何時了？始信僧家竟日閒。巖桂百年花一斛，溪流幾曲月雙彎。求仙學佛吾奚冀，賸欲尋幽獨叩關。

舟過潭江望觀音石

低昂一舸剪波行，夾岸峯巒費送迎。不用推篷延野色，正須高臥聽江聲。何時我佛偶留相，終古懸崖共此名。去去征程三百里，得來詩境失詩情。

月容墓

情天難乞媧皇補，浩蕩江流只淚痕。啼徹冤禽如有訴；深埋豔骨可猶存。縱橫亂石豪雄氣，憔悴寒花窈窕魂。誰遣岐山能壽爾，居然妬婦若爲恩。

挽楊光祖

不信虛名能折福，果然詩好要窮愁。開囊句盡嘔心得，彈鋏歌緣食指謀，罵座何曾因使酒，問天時復強登樓，可憐入世空憂患，草草浮生四十秋。

壬午除夕

黑髭涵鏡幾莖白，駐景牽年一夕難，儘有閒愁堪老我，聽他萬事逐雙丸。攤書漸覺憐蠅字，閱世何須問馬肝。白酒黃柑聊餞歲，好春待入小樓看。

寄張荃女士閩南

講誦從知同白鹿，幽棲自欲擬青城。安排筆陣驅前古，收拾詩心落宿醒。肯讓易安推獨步，偏多圓照薄詩名。武夷煙雨春無限，想像書聲雜瀑聲。

題石遺老人詩冊

香山有句兒童解，命筆侯官又一奇。過眼幾令交臂失，淘沙終竟見金披。勝流龍象今難再，興趣江湖老不辭。長夜燒燈煖吟屋，引人忘睡四更時。

閉　戶

隙地爲園籬落斜，園中生意雨中加。晨興每代蛛收網，日午常攜傘障花。喧寂自成塵世事，新陳又見土牆瓜。果能參透盈虛旨，閉戶何妨喚井蛙。

閒　行

隨意閒行不計途，出門爽氣撲吟鬚。潭留倩影花臨鏡，石作奇兵陣有圖。暇日優遊呼客共，及身強健免兒扶。溪山到處停雙屐，遠聽峰頭叫鷓鴣。

春日偶成

陳浩盧

閒來無事欲如何，獨坐幽齋自唱歌，曲徑雨餘生嫩草，瑤池風急動微波，近天樓閣逢春早，向日園林得暖多，我有新詩二十卷，興來呼酒與君和。

詠白燕

陳浩盧

羽毛豐豔色鮮妍，悅耳清音賽管弦，鼓舌彈簧聲婉囀，高歌漫舞意纏綿，鶯聲燕語皆佳妙，雪亮霜光快自然，唱出清平新樂調，年豐人樂頌堯天。

過大埔戇居歸途遇雨

草　翁

平生魂夢江湖繞，邱壑寧忘一往深。飲水知甘泉亦醴，無絃流韻瀑如琴。四山木石誰鄰德，千古巢由倘見今。幽絕輭塵飛不到，漫勞涼雨滌秋襟。

酬陸敬公

草　翁

樂府聲消律廢唐，文章今古幾滄桑。昌詩倘與端風氣，醫國何如試藥方。鼎沸人還思指染，壺懸公自得身藏。梅花千樹吟知遍，賸欲相從雪裏香。

「蠶寶寶」的故事

史民



從野生到家養

在我國民間，有這麽的一個關於蠶的傳說：

遠在四千五百多年以前，黃帝的妃子嫘祖有一個花園，園裏長滿了桑樹，她常常到桑樹下面乘涼。有一天，她進得園來，聽見樹上嘶嘶嗦嗦地好像小雨下在葉子上的聲音，却沒有雨點落下來。嫘祖抬頭仔細一看，便發現了那吃桑葉的蠶，正在那兒做繭子。旁邊的侍女說道：「蠶做好一個繭子，要花三日三夜，繭子做好以後，蠶便變成蛹，躲在繭子裏，過了一個月，又變成蛾子，把繭子咬破飛出來。」嫘祖聽後，好奇心起，就摘下繭子來，發現上面都是一層層的絲線，又光又牢又柔軟。她心裏想：如果把這些絲線抽出來織成衣料，那多麽好。所以，等到第二年她就動手抽絲。但是用手抽絲常有斷頭，於是改進了方法，把繭子放在熱水裏抽，果然成功了，從此以後，發現了蠶絲，知道了養蠶，又發明了用蠶絲來織衣料。

這個傳說明顯地告訴人們，蠶兒和許多家畜一樣，是由野生變為家養的。而首先教人養蠶的，則是黃帝的妃子嫘祖。關於這一點，史書亦有同樣記載，通鑑前編就說：「黃帝有熊氏命元妃西陵氏教民養蠶。」外記也說：「西陵氏有女嫘祖，……教民育蠶以供衣服。」比這記載更早的還見於淮南王的蠶經。但對於蠶絲的利用，則相傳比黃帝還要早些，路史引皇經要覽及文子有云：「太古太昊，伏犧氏化蠶桑為繐帛，絙桑為三十六瑟，以蠶絲為二十七絃。」而在殷墟的甲骨文上，亦已有「絲」字發現，如「𢆶」（糸）和「𢆶」（絲），就像絲成束狀。又據李濟氏的研究，在山西西蔭村出土的新石器文化中，有半個「經過人工割裂的繭」。這樣看來，我們的祖先至少在四千七百年以前已懂得利用蠶絲了，或者已發明養蠶了。

不過，可以相信，即使那時發明了養蠶，也還是很原始的，養在樹上的，不像現在那樣養在室內；而那時所利用的蠶絲，大概也是野蠶的絲吧！

到了大約距今三千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在經過不斷的技術改進之後，才把蠶從樹上移到室內來養育，而且普遍推行，連天子諸侯也參加到養蠶的行列。所以，那時養蠶的事業相當發達，詩經鄭風和豳風中便記載有採桑養蠶的歌謠：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鄭風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豳風

「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豳風

隨着養蠶事業的發展，我國便逐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養蠶繅絲和織帛技術；隨着養蠶繅絲和織帛技術的完成，絲織品也大量生產了，而且更完美了。那時，不僅上貢的物品盡多絲綢，而且民間也普遍應用，其價錢比麻布還要便宜呢。

被偷藏着傳往外國

養蠶和利用蠶絲，在周代以前，只有中國人知道，外國人是不知道的。到了秦始皇時候，蠶絲才隨軍去到了朝鮮。徐福往蓬萊求仙藥，帶了蠶絲去，日本人也才第一次看到了蠶絲。而中亞細亞和印度等地，則遲至漢武帝通西域時，才把蠶絲傳過去。不過，那時所傳過去的，只是蠶絲，不是蠶。蠶是一直被禁止出口的，直到唐時，牠才被偷藏在帽子裏傳送到于闐去。新唐書西域記這樣記載這件事：

「唐史載：于闐初無桑蠶，丐隣國不肯出，其王即求置婚，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為衣。』女聞置蠶帽絮中，關守不敢驗，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蠶蛾，乃得治繭。」



檢查蠶室的溫度

于闐是漢代西域諸國之一，在今甘肅省，歷代皆通中國，元、明時猶來朝貢，清乾隆時正式入中國版圖。這樣看來，那時的外國于闐，也還在現今的中國境內。蠶之從中國境內，眞正傳到外國去，則是在公元五百五十一年，由兩個教士先從于闐傳到君士坦丁堡，再由君士坦丁堡傳到歐洲各地去。關於這件事，瓦格勒著的「中國農書」記載甚詳，他說：

「養蠶事業引入歐洲在紀元後六世紀中，當五百五十一年兩個聶斯托利教

派的修道士將蠶子放在他們空心手杖中，從和闐(即于闐——筆者註)帶到君士坦丁堡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的朝廷，用黑桑樹的葉子飼養，由此等蠶子孵化的蠶，有很好的成績，這種蠶於是從君士坦丁堡分佈到歐洲其他地方。」

現在世界各國都知道養蠶和懂得利用蠶絲織布以及製造其他物品了，這不能不歸功於我們中國人的發明！

蠶的生活習性

蠶的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卵，第二階段是蠶，第三階段是蛹，第四階段是蛾。牠一般是以卵越冬；卵於春暖桑樹發芽長葉之時，孵化成蠶；蠶經過了幾次脫皮，成長到適當的程度，就吐絲作繭，把自己縛在繭內，化成爲蛹；蛹在繭內，逐漸變成爲蛾，咬破繭壳，飛了出來。所以，人們養蠶，除了留種之外，多在牠結好繭之後，化成蛾之前，就把繭採下來，烘乾繅製成各種規格的蠶絲。



蠶繭架上結滿了白繭

關於蠶的留種，我們的祖先早在一千五百年以前便注意到選擇了。齊民要術裏說：「收取繭種，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地則子不多也。」農桑輯要更說得詳細：「育蠶之法始於擇，凡收種繭種，取簇之中，向陽明淨厚實者，蠶出第一日名苗蛾，末後出者名末蛾，皆不可用。次日以後出者取之，舖連於槌箔，雌雄相配，至暮拋去雄蛾，將母蛾於連上勻布。所生子如環如堆者，皆不可用。」同樣的記載還見於陳旉的農書之中。

蠶的生命力很脆弱，既怕冷，又怕熱，故此，照顧蠶的冷熱，必須要特別小心。這，在現代看來，並不十分困難，只須在室內放置一個寒暑表就行了。但在還沒有發明寒暑表以前，怎麼辦呢？我們的祖先是用體測的。所謂體測，就是負責照顧蠶的生活的人，在蠶室裏穿着單衣，和蠶共處，人寒蠶寒，人熱蠶熱，據此以增減蠶室裏的溫度，求得完全適應於蠶的生活。因為這樣的緣故，古時就把護理蠶的人稱為「蠶母」，而蠶則被叫做「蠶寶寶」。

過去和現在多麼不同啊！

人們這樣無微不至的護理蠶，無非是想牠多結繭，繅出更多的蠶絲，賣更多的錢。但是，在那黑暗的年代，蠶繭豐收，也不一定是意味着收入增加，反而會使人虧本。茅盾著的「春蠶」，就反映了這種情形。書中的主人翁老通寶，是一個勤勞樸實的農民，春天裏，他養着很多蠶，把一切期望都寄托在「蠶寶寶」身上。因此，他不分晝夜地和蠶相處，看着牠們長大，看着牠們結繭，看着蠶繭大豐收，他歡喜得不得了。可是，現實打破了他的幻想，由於日本經濟的侵畧，各地繭廠都關了門，上海的絲廠也紛紛倒閉，他的繭子賣不出去，竟使他「白賠上十五担葉的桑地和三十塊錢的債」。而且，他因為這個打擊，還害上一大塲病！這，說來是多麼痛心啊！

然而，更痛心的還有，我國是第一個發明養蠶，第一個懂得用蠶絲做衣服的國家，可是在過去，由於國家的政治不修，外敵的侵畧，外貨的傾銷，國民經濟的破產，蠶絲業竟一蹶不振。就以順德為例，順德本來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素負盛名的蠶絲之鄉，但在十年前，順德的蠶絲業已不像個樣子了。到了十年後，才逐漸的恢復過來，現在的順德絲廠，就是全國有名的絲廠之一。順德絲廠出產的生絲，不僅達到國際水平，而且超過國際水平。目前世界生絲質量最高標準是6A級，前年順德絲廠即已繅出6A和7A級，去年且繅出了8A級，有的地方如切斷零次更達到10A級的水平，遠遠凌駕於國際水平之上。

蠶一般是每年可養一至二次，在廣東可養七至八次，但按照老規矩不能在高溫多濕的夏天養，可是，這種常規，最近也被順德的養蠶工人打破了，他們且試驗全年養蠶呢！

養蠶除了收穫蠶繭，繅出蠶絲之外，還可以利用牠的副產品蠶矢來做肥料。此事古已有之，大約在二千年前，我們的祖先便這樣做了。氾勝之書中有云：「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說：「種麻……樹高一尺，以蠶矢糞之，樹三升。」但養蠶之為用，還不止此，它更可以利用來做多種經營。順德就實行了桑基魚塘。在魚塘的塘基上廣植桑樹，桑樹生得好，蠶兒也餵得壯，而在魚塘裏的魚，亦因為吃了蠶的排洩物和其他養蠶的廢品，長得又肥又大。這眞是一舉而多得的事！

古人養蠶，是用水來替蠶洗浴和用滷水及石灰來替蠶消毒，這樣做的目的，是在增強蠶的抵抗力和減少其疾病死亡。但近年來，蠶的消毒方法已不那麼原始了，而且牠們還破天荒的吃到了青霉素，使牠們長得更肥壯，更結實，也顯著地減少了軟化病。同時，吃了青霉素的蠶，可提早結繭，繭的含絲量亦增加。

蠶的種類很多，除我們常見的吃桑葉的蠶之外，還有柞蠶、樗蠶、柳蠶、蓖麻蠶等等。蠶因為雜交的結果，又有純白、虎斑、純黑、花紋等數種顏色。

五祖的故事

耶戈

關於五祖的故事，在蘇門答臘島，流傳得非常廣泛。

當我初到棉蘭時候，有人對我講過這個故事，後來到日里農園區訪問，有些祖先曾做過「豬仔」的華僑後裔，也對我講起這個故事。當我從日里再回到棉蘭，朋友們又向我建議去看一看五祖廟。

五祖廟建築在棉蘭市郊，是一座路亭式的小廟宇。廟宇不大，但香火却很盛。從廟裏張掛的金匾彩旗看，信奉五祖的善男信女，也絕不止來自蘇島，有些是來自爪哇各地。廟祝告訴我們：

「從爪哇各地來拜五祖公的，差不多天天都有，前天還有人抬了個半身不遂的老人到廟裏來許願，聽說是從泗水來的。」

五祖的神籤是否靈驗，那是另一個問題。但五祖在廣大華僑勞工中有極高的威信，是可以肯定的。陪同我們前去拜訪五祖的朋友就這樣說：

「有人以為信奉五祖是出自迷信動機，我則以為不完全如此。其中就帶有廣大華僑勞工對祖國、家鄉的懷念，對先人艱苦卓絕奮鬥精神追憶的情緒在。」

那朋友接着又說：

「五祖的故事越傳越神奇，實際上也和愛國主義分不開的。大家可以想一想，當中國『豬仔』在日里山場過非人生活時候，在殖民主義者高壓下，誰也不敢表達一點不滿和反抗情緒，忽然有這麼幾個人，勇敢地站了出來，用實際行動反抗，要求做人的基本權利，大家怎不吐氣揚眉、歡欣鼓舞呢？他們的鬥爭雖然失敗了，但他們是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對當時在高壓下的華僑勞工，具有重大教育作用。所以人們崇拜他們，熱愛他們，把他們當神看待。關於五祖的神話傳說，正是當時在高壓下勞動人民這種思想感情的反映。」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也同意他的看法。

這故事是發生在五個平凡的中國潮州青年勞工身上。

大家知道，早在六、七十年前，帝國主義盛行着從中國沿海販賣「豬仔」到南洋各地去開荒，其中包括日里烟園。

有一次，被販賣到日里烟園的一大批中國「豬仔」中，有五個精壯的潮州青年。

當時日里荷蘭農園主和監工，對中國「豬仔」極為殘酷，動輒毆打禁閉，有不少人在工作上稍不如主人監工之意，即被鞭笞刑罰，生活如在地獄，死亡率非常高。他們被用欺騙恫嚇販來時，都是一些結實的青壯漢，工作不上一年半載，就被折磨的皮包骨，不是死在山場中，就是活活的被鞭笞死了。那幾個潮州青年，眼見「豬仔」所處的境遇，感到需要團結圖存，爭取人的待遇，不許監工隨便打罵人。但當時監工對「豬仔」的監視極嚴，到處佈有特務，不允許有任何的異動。他們五個人便避過荷蘭監工，到一個僻靜去處，效法桃園結義，殺鷄焚香，揷血為盟，結為弟兄，他們發誓：生則同生，死要同死，一人做事大家担當，不得出賣弟兄，不得向農園主低頭，爭取做人權利。有了這個盟約以後，這五個青年的鬥爭意志就更堅決，並且開始行動起來，他們在「豬仔」中公開散播不滿情緒，鑒於大家還不能團結一致，爭取改良待遇，便又教育大家要團結，要敢於面對强暴，起來鬥爭。

他們的行動，漸漸被荷蘭監工發覺了，但是却找不到什麼證據。在莫可奈何時候，只有加强對這五個人監視，態度也比以前更加惡劣，打罵的事情加多了。

監工們暗地裏說：

「看我的鞭子强，還是你們的皮肉强！」

那五個結拜弟兄開始還容忍着。

但是日子一天比一天更惡劣，迫得他們難再容忍了。

「該怎麼辦？」有人問。

「再忍耐一下吧。」

「不行，監工的無理刁難，一天比一天厲害，我們的人給打死、禁閉的比以前更多了！」

還得容忍嗎？

不，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於是那五個青年下定決心：「把那畜牲宰掉！」

密謀已定，他們就悄悄的把一個平時對人最凶暴的監工監視起來，等待動手機會。

有一天，那荷蘭監工喝了一點酒，又發起瘋來了，在他手下工作的「豬仔」，幾乎沒有一個不挨他鞭打足踢的。打人罵人，雖說是這個壞傢伙的經常把戲，可是從沒像這天這樣凶暴過。這五個青年勇士不能不動手了。當天已到了收工時候，異乎尋常的事情發生了，監工和那五個青年工人，忽然都不見了。他們到那兒去呢？大家預感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却沒有想到會發生流血慘劇。原來那五個青年工人，在忍無可忍的情形下，趁大家收工忙亂時候，一聲呼嘯，一齊動手，把那監工打昏，又利用烟園茂密的烟草掩護，抬到早就選定掩蔽的地方，一不作，二不休，他們用割草刀把他宰了。

他們自然逃不出嚴密戒備的荷蘭統治者的魔掌。當那農園主親自審訊時候，那五條好漢並不隱瞞自己的英雄行為，他們異口同聲說，為了爭取農園工人的人道待遇，他們合謀把那監工殺掉的。

那農園主不能相信，也不顧相信，在他嚴密的特務制度管理下，「豬仔」們竟然組織了起來，並且能够集體行動了。

「這是不可能的！」他叫着，「我不相信這件事，在我這兒是不可能的！」

盡管農園主在那兒拍桌子叫嚷，高叫絕不可能，但那五個青年工人却還是冷笑着說：

「可是，確確實實我們五個人同時動手把那畜牲宰了！」

「那不可能！」那農園主狂暴地叫着，急躁地在房裏走來走去，不時揮動他的皮鞭把他的長筒皮靴打的拍拍響。「在你們中間一定有一個主謀的人，一個先動手殺人的凶犯。說呀，那個人是誰？」他兩眼充血，咬着猙獰的血口，冲到站到最前面的那個人面前，抓着他的胸膛，把他用力的搖晃着，「說呀，那個人是誰？」

可是他所能得到的回答，僅僅是：

「是我們五個人！」

他氣憤極了，用力的打了那人一拳，讓他昏倒在地，又衝到第二個人面前。但他所能得到的回答，也僅是那一句：

「是我們五個人！」

他一個個的訊問，一個個把他們打倒在地，用脚踢他們，踩他們，但他所能得到的却依然是那句話：

「是我們五個人！」

他像發瘋一樣，暴跳着，命令他手下的衛隊用力的鞭打這些「殺人罪犯」，迫他們招供。但他的企圖仍然失敗了，那五個血肉模糊的人毫不屈服，他們用鄙視冷漠的眼睛看着這個魔王發瘋肆虐，却把他們毫無辦法。

第二天，那五個「殺人犯」又被提審了。但他這次用的方法却和上次不同。他一個個把他們分別「請」進自己的寫字樓，請他坐，恭敬的自己送上滾熱的咖啡，用「文明」態度對自己上一天粗暴的行爲表示歉意，懺悔自己過去因爲工作太忙，關心大家生活不够，以致那監工無法無天，工人遭受虐待，「那是他該死，我不包庇他；你們殺人不對，但我對你們是同情的。」

可是在笑面之後，他的惡毒陰謀又在不知不覺間暴露出來了——

「你不能告訴我嗎，這件事是誰主謀的？除你們五個人外，還有什麽人參加？只要你能告訴我這個，即使你是主謀，我也會減輕你的罪名，是同謀，就更不用着急了，我馬上就放你出去，提拔你到更重要地位。你是一個忠實的青年，我一眼就看出來了，你一定能够答復我這個問題，我相信，你能够……」

當然，他的估計又錯了，那五個年輕工人，並沒一個出賣同伴，他們的共同語言是——

「是我們同謀把他宰掉的！」

「你就只會說這句話嗎？」那奴隸主又露出猙獰面目了，「別人已經招了供，他們都說是你主謀的！」

青年並不因此而動搖：「如果他們都這樣說，那你就定罪好啦！」

「嚴重的警告你，你再不說，我就把你當主犯定罪了！」

農園主怎麼樣也不能從他們口中得到更多的東西。

於是那五個青年工人在受盡了各種非人刑罰以後，便全體被宣判處絞刑。

在行刑的那天，荷蘭殖民統治者的武裝軍警，把那五個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樣的青年工人，押解着遊街示衆。事前全日里的「豬仔」都得到農園主的命令，要他們上刑塲參觀行刑。農園主想讓「豬仔」們去受點教訓，讓他們明白農園主和他的代理人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要是觸動他一根毫毛，就只有死路一條。但那五條好漢却另有一番心思，他們感到這正是他們爲正義鬥爭最後一次向暴力示威的機會。因此，他們在死囚車上個個面不改容，一路上慷慨陳詞，控訴農園主的罪行，叫大家不要貪生怕死，應該起來鬥爭，爭取人道待遇。

當時被迫去看這次絞刑的人，看見他們那樣寧死不屈，從容就義，沒有一個不感動的流淚。統治者的陰謀又一次破產了。他不得不下令驅散那些對「囚徒」表示同情的羣衆。但他做得太遲了，羣衆不願意離開那勇敢的弟兄，他們跟在隊伍後面奔跑着，號哭着，人越來越多，他們都要和這五個勇士告別，刑塲一時擠滿了前來瞻仰英雄的人們。……

故事並沒有完。廟祝對這個故事的後半段又作了很有趣味的補充。他說：「這五祖是從唐山被當『豬仔』販來的，我的父親也是從唐山被當『豬仔』販來的。五祖原籍潮州，我父親也是潮州，而且就和他們同在一個農園工作。」

「我小的時候，常常聽見阿爺說，『當五祖被送上絞刑台時候，忽然天色大變，一時烏雲四合，陰風習習，平地裏刮起漫天風沙。誰都看不見他們到底是怎樣受刑的，只聽得一聲叫喊：『殺吧，殺吧，你這荷蘭豬！你們今天殺死的不過是我們五兄弟，可是將來起來爲我們報仇的却有千千萬！』

「一陣霹雷，五祖公歸了天，風沙過後，跟着是一陣紅雨。只見一股烏雲從斷頭台上上升，紅光閃處，但見那五祖公披頭散髮，手挽着手，并排站在雲端，向西飄去，當時大家都看見了，他們一齊跪倒在地，哀聲號哭，祝禱五祖升天……

「這兒原是五祖合葬的地方，後來因爲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了，農園工人爲了紀念他們，便集資在他們的墳上蓋起一座神廟，這就是五祖廟！」

故事後半段帶些神話味道了。這故事從一些對現狀不滿而又無力改變現狀的農園工人口中編出來，是完全可理解的。勞動人民熱愛自己的英雄，用自己的想像來豐富、創作這五個英雄形象。在這廟宇裏，我就看見這五個青年勇士的畫像，他們都給畫的像個上等人的樣子，穿上了西裝，並且都打了領花。我想，作爲「豬仔」身份的這五個青年，在當時會有這樣打扮是絕不可能的；

但人們給這些人打扮了，而他們留在人們心中的形象是更加高大美麗的。

椰風蕉雨錄（八）

芒叟



世伯的傷感

我和金水伯在吃着早點。他一邊呷着不放糖的咖啡，一邊啃着土豆乾，他遞了二顆「苦羅」（麵包果）給我，我嗅了嗅它斑黃色的厚皮，不大香，倒有點甘蔗糖的味道，他說這種果子是很可口的，比「番石榴」還要甜，我吃了一顆，餘下一顆讓他吃，但世伯不肯吃，他說：

「我吃得太多了，你留下來吃吧，這是杜公公昨晚臨走時送給我的。」他呷了口咖啡又說：

「阿芒，他們（指杜家）是我在洲府最老的朋友了，他（指杜公公）年靑時和我一夥兒做苦工，他雖然是異族的朋友，但我們親若兄弟，我們過去，都是有飯大家吃，有工大家做，可惜阿杜現在年紀老了，舊病復發……」

金水伯言下不勝感慨。他望了望門口那株榴槤樹，若有所思地，突然沉默了一會，才又慢吞吞的說：

「阿芒，你看看門口那顆榴槤多高，它要比你老十多年！你可知道嗎，它是阿杜和我交換來種的，杜家門前的那株却是這一株的兄弟，同時同日種下去的，現在開花結果了。可是——我的親人呢？阿芒，現在你是我朝夕見面的唯一的親人了……」

他說到這兒，完全沉默下來了，簡直沉默得非常可怕，那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常常會有這樣的心境，如同一艘古老的舢舨在淺水的河床裏，不時碰着暗礁，我理解到金水伯那種獷爽的性格和微妙複雜的心境。

他忽然像有所憬悟，站了起來，擦擦手心，伸了個懶腰，才加重了語氣地說道：

「算了。老天在上，土地在下；人不欺地，天不該欺人……」

他長長的噓了一口悶氣。然後吩嚼我收拾好鋤頭和肥料，他說今天要趁天陰，種好了香茅，苦麥菜同時要施肥。

我尾隨着他到河邊的菜地去。不知誰家的幾隻母豬和一隻大公鷄，竟在我們的苦麥菜田裏逡巡着，世伯揚了揚手，幾隻鷄失魂地飛竄了。

「阿芒，你見過『巴白阿嚴』（公鷄）生蛋沒有？」

「沒有！馬來的『巴白阿嚴』會生蛋的麼？」

「唔——也許。『巴白阿嚴』一天生蛋的話，世界就變了！」

金水伯開了我一次玩笑，跟着又沉默了。

他彎着腰，有時跪在畦道上，用手一撮一撮地把肥料粉撒在苦麥菜的脚根，我捧着鐵罐子一步一步的跟隨着他的背後。

我們施完了肥料，坐在田頭上憩息，世伯放低了喉嚨音，哼着客家山歌：

「隔鄰叔婆爾肯知呀——爾肚子飽呀我肚饑……等到醋酸苦麥老呀，等到團圓……日落西呀……」

一會兒，我們回家吃飯去了。

來了客人

世伯冲過了凉，躺在烟床上睡午覺。我獨個兒在門前小路旁晒着「巴牙絲」（矮種的野棕櫚），忽然看見了一尾細蜥蜴躺在「巴牙絲」上面晒太陽，我正想找一根竹鞭把牠弄死，乍聽見潔蒂在老遠的地方喊我：

「阿芒——『邦』（阿哥）！」

我心裏感到很奇怪，爲甚麽她今天這樣叫我？我也回敬了她一句：

「阿『卡』（姐姐）——你好！」

潔蒂嘻嘻的笑着，她像蜥蜴似的跑了過來。

「潔蒂，你很有禮貌，叫我阿『邦』了呢！」

「不好嗎？阿『篤』（公公）要我這樣喚你。」

潔蒂今天穿了一條大紅花的「紗籠」，把腰姿束得像黃蜂般，她打扮得像一個馬來亞的女戲子，頭上還插了一朵乳黃色的鷄爪花，幽香陣陣撲鼻，我凝望着她，笑了一笑：

「你變了個仙女下凡了，你瞧瞧，我的手多麽髒！」

「不，阿『篤』說你是個聰明的中國孩子！」

排華是不仁不義的

——一個感人的故事

張霞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那天，在印尼（印度尼西亞簡稱）美麗的雅加達吉蘭巴河（俗稱姻緣河）邊，有位印尼婦女失足落水，高呼救命，正在附近洗衣的華僑少女王影娘，雖然她不大懂游泳，但聽到呼救聲，便立即奮不顧身地跳下水去搶救，結果那位印尼婦女被救起，年輕可愛的華僑姑娘王影娘，因陷入泥濘掙扎不脫而獻出了她寶貴的生命。

生命給予人，只有一次，是多麽珍貴啊！一個華僑姑娘爲什麽能爲救一位印尼婦女而貢獻生命呢？這是因爲她和居住在印尼許許多多的華僑一樣，和印尼人民結成了兄弟姊妹般的親密關係，是熱愛印尼人民的表現。這種深厚的情誼，是有它的悠久歷史的。

華僑在印尼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中國人移居印尼。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沿海更有大量居民遷入印度尼西亞。他們絕大多數和廣大印尼人民一樣都是勞動階層，世世代代和印尼人民一起辛勤勞動，開發資源，共同發展印尼的經濟和文化。他們有的是礦工，有的是樹膠園工人，有的在農村種菜，有的是店員、小商小販，有的從事腦力勞動，如學校教職員等。其中小商小販，多半住在偏僻農村。他們每日工作十幾小時，雖博得一些蠅頭小利，但起着溝通印尼城鄉貿易的作用，和給農村廣大的印尼人民帶來許多方便好處。他們同殖民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家不同。殖民經濟壟斷勢力，對印尼人民進行大規模的剝削，每年從印尼人民身上榨取巨額利潤，直到現在，他們還控制着印尼石油等重要經濟部門，他們是奴役壓迫當地人民，反對印尼的民族獨立，破壞印尼民族團結的。

并肩作戰

華僑歷來積極支持印尼民族獨立。當西方兇惡的殖民主義者把印尼變爲殖民地以後，印尼人民被奴役着，當地華僑也同樣受盡了殖民主義者的凌辱和壓迫。幾百年來，在印尼人民前仆後繼英勇反抗荷蘭統治者的鬥爭中，華僑都直接間接的積極支持

「我的阿『篤』也一樣實美你是個美麗的馬來女兒！」

「你太會刁咀了，我不和你吵——我倒要問你：昨夜怎麼你不講一個中國故事讓我的『邦達』（母親）聽聽？」

「我的馬來語說得不好聽，我怕你們笑！」

「那裏！你不是說過要講一個『彩蝶』的故事（梁祝）給我聽麼，你想賴賬嗎？」

「那個故事太長了，一個晚上也說不完的。」

…………

我們正在談得津津有味，忽然看見村路上，有個踩着脚踏車的人，一路朝着我們這個方向而來，我們定睛地辨認那個陌生的客人。

「阿芒，是你公公的朋友吧？」

「不知道，我不認識他的，也許——」

那位斯斯文文的「峇峇」（華僑稱土生的中國男子）下了車。用手推着脚踏車，一路來到我們面前了。他向我們點點頭客氣地說：

「請問你倆，那兒是金水伯的屋子？」

我聽了，連忙帶他進屋子裏去。潔蒂也回家去了。

金水伯睡得很酣，這位客人叫我不要叫醒他。他喝着咖啡和抽烟，他自我介紹了一番：原來他是世伯的一位堂姪子，是從馬六甲來的。他帶着奇異的目光問我叫什麼名字，來了多久……最後又問：

「你是『峇峇』？福建人？」

「不，我是廣府人。」

「你會說馬來語？」

「一點點，不很好。」

以後，他就一直用馬來語和我談話，好像有意試探我的虛實，也許，我的對答完全出乎他的意外吧，否則，爲什麼他老是說我不像是廣府人……

金水伯醒過來了。他連忙下床來和客人寒暄，原來，客人還沒有吃過飯，我忙着到廚房裏去弄點白飯和「阿參」（酸食品）魚。這是我們款待客人最方便的菜色。



華僑土生「峇峇」

客人一邊吃着飯，一邊和世伯東拉西扯地談着。不時談及我，世伯總是望我一眼才回答他：

「很能幹的小夥子，幫了我不少的忙……」

「他的老爸（指我的父親）在那裏？」

「在大埠（星洲）。當財富（掌櫃）的，我的老朋友。」

「怎麼不讓他進學校呢？」

「伊老爹的主意，讓他多見世面。」

…………

後來，他們傾談着生意經來：

「這裏的作活，總算不飽不餓，沒出息！」

「外面的生意又不是一樣？」

「聽說樹膠價錢有了起色，眞的還是假的？」

「一担起了一兩『占』（銅板）錢，有什麼用場？上月又倒閉了兩家廠，生意是一天天艱難了。」

「唐山有信來沒有？家人都平安吧？」

「越來越糟，一樣艱難，抽壯丁，前幾天，三叔說會館來了一批同鄉……」

「唉，我這輩子休想回去了，世界愈來愈不像樣！」

「伯父不到大埠去逛逛，看看那些同鄉？」

「我也想。阿芒的老爹早些時說要到這裏來，我要等等他再說……」

他們談得很親切。又提到我的父親，使我忽然思念着他，不知道父親近來的生活情況怎樣了。

下雨了，外面吹着風，雨勢突然而來，我趕不及收拾那些晒着的東西，金獅猴子吱吱喳喳的從榴槤樹跳進屋子裏。母鷄帶着一群小雛，嘰嘰咯咯地躲在簷下，張惶失措着。

世伯留着他的姪兒過夜，他的姪兒開始推辭着，可是這場雨還沒有散，天也開始昏暗了，他終於不再却意，留下來了。



印尼人民。他們同印尼人民患難與共，同印尼人民並肩對荷蘭殖民主義者進行鬥爭。如一七四〇年紅河事件以後，在爪哇的華僑曾武裝起義，同印尼人民聯合，襲擊南望等地的荷蘭殖民軍。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入印尼時期，華僑進行了抗日活動，有些華僑領袖因此而被關進集中營，祗是萬隆附近芝碼墟集中營就關了五百多名華僑。一般華僑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採取不合作的態度，因而削弱了日本帝國生義統治印尼的基礎，也就是直接、間接的支持印尼的獨立鬥爭。一九四五年印尼宣佈獨立後，廣大華僑熱烈支持印尼的獨立鬥爭，有的直接參加對荷聯軍的武裝鬥爭，如泗水的華僑組織武裝和印尼軍並肩作戰；不少地方的華僑舉行罷工、罷課、罷市，抗議帝國主義對印尼的侵畧。有些華僑，如東爪哇的余良盛、吳三道等因支持印尼獨立運動有功而獲得印尼政府的獎狀。

這樣，華僑和印尼人民在反對共同的敵人——殖民主義者的鬥爭中，在共同勞動的經濟生活中，結成了親密的友誼，有的華僑和印尼人民通婚而成了親戚。

悠久的友誼

中國人民和印尼人民之間的友誼已經有悠久的歷史了。早在一千八百多年以前，中國就接待了當時由印尼爪哇島上的葉調國國王派去的第一個友好使節。公元四一四年中國著名的和尙法顯曾到過印尼。此後，兩國不斷的互派使節。一四〇五年到一四三三年，中國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到了印尼，大大地促進了中國與印尼的邦交，擴大了兩方的貿易關係。

在十五世紀初，爪哇島上還沒有紙和筆，人們用樹葉、刀尖刻字。後來中國商人運去了中國紙，對於印尼的文化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中國的絲織品、瓷器、農具及其他手工藝品也輸往印尼，並自印尼輸入木棉，香料、貴重木器，珠寶，象牙等。在最近幾年來，中印（尼）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化交流以及經濟往來，又有很大的發展。

排華是不仁不義的

獨立了的印度尼西亞，要擺脫帝國主義經濟上的羈絆，建立和發展自已的民族經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阻碍印尼民族經濟發展的是帝國主義的殖民經濟勢力，不是華僑經濟。

目前，印尼排華分子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挑撥唆使，掀起排華逆流，那實在是不仁不義的。

彎腰曲背的時代過去了

馬奔馳



在上一期的「樹不知春人知春」這篇短文的結尾，我曾這樣地說：「當大家正在大鬧春耕，形成生產高潮的時候，一個研究如何大力推廣插秧機、訓練插秧機手、使耕作機械化的運動又走先了一步，行將在農村掀起來了。」

我的話剛剛說完，消息便傳來：我國農民千百年來彎腰曲背的水稻插秧勞動，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將要大面積地被土法製造和洋法製造的各種型號的插秧機代替。

這消息不是隨便發出來的，而是有事實根據的。且看看下面的一些事實：湖南省從省到縣（市）都成立了插秧機推廣領導小組或指揮部，各縣、市用召開現場會議和舉辦訓練班的方法，培訓出能製造插秧機的鐵木工人七萬六千多人，到二月二十日止，全省已製造出插秧機十六萬部，早稻插秧前還可造成很多，可爭取全省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早稻實行機插。貴州省去年使用插秧機插秧面積佔全國第一，今年他們仍然要爭取保持這個榮銜，且把去年使用的將近七萬部插秧機增加到二十五萬部。往年四川、廣西、廣東、湖北、江蘇等省、區使用插秧機插秧較少，今年他們也要急起直追，以求迎頭趕上先進省、區。今年一月中旬我到深圳參觀時，在深圳農械廠裏，就看到工人們正在埋頭製造插秧機；早幾個星期，我又從親人的來信中，知道我的鄉下也正在大舉製造插秧機。這些都表明，我們廣東省在實現插秧機械化方面，是絕對可能趕上先進省、區的。廣東省如此，其他各省當亦莫不如此。

目前插秧機的製造並不限於一種，各地創製、改製比較成熟的有九十多種，但經全國性專業會議鑒定定型決定推廣的只有七種。它們是：湖南省醴陵縣青年農民賀繼生製成的醴陵二號甲型插秧機，浙江省農業科學研究所設計成的浙農四號插秧機，廣西農業機械化研究所創製的廣西五九——三型插秧機，湖北省漢川縣農具研究所創造的漢川五九——二三型號插秧機，中國農業科學院南京農業機械化研究所製造的南一〇五——B型插秧機（見附圖），上海市南匯縣工具改革辦公室試驗小組創造的上海南匯一號插秧機，江西五九型插秧機。而這些插秧機，又各具特點，醴陵二號甲型插秧機簡易靈活，工效比手插高二至五倍；浙農四號插秧機具有連續運動插秧效率高的優點，若用牽引機帶動配上兩個人操作，一天能插秧二十畝左右；廣西五九——三型插秧機插秧均勻，漏插率低於百分之二以下，每人每小時可插秧零點四六畝；漢川五九——二三型號插秧機有較靈活的調節機構，栽秧的密度和深度可以自己調節，故能插得直、插得穩、插得齊、插得勻，且一天可插秧三畝以上，比人工插秧快五至六倍；南一〇五——B型插秧機是一種牽引滾插式插秧機，機械化程度頗高，能夠一面插秧，一面裝秧，用畜力牽引每天十小時可插秧二十至二十五畝，若用小型拖拉機牽引，則可插秧三十畝；上海南匯一號插秧機結構簡單，成本低，操作和搬運方便，工效比手插的提高五至七倍。

從這些插秧機的性能看來，使我們知道，廣泛地使用插秧機，不僅可以減

鄉土花絮

殷如

陸巧生創造土輪船

你聽到過一個叫化子變成發明家的故事嗎？告訴你，浙江省青年技術革新突擊手陸巧生過去是靠討飯過活的，今天，他不但吃飽穿暖，而且還是一個革新和創造專家。過去兩年中，他革新和創造了抽水機、帶水車、單人脚踏水車、六行條播機、五行點播機。還種出了「萬粒斤」的水稻。一九六〇年元旦，陸巧生還創造了一部用抽水機做動力的「土輪船」。「土輪船」的創造成功，解決了運肥問題。「土輪船」一次可以拖七條到十條木船，可運肥二十五噸以上，節省了四十個勞動力，對運肥工作的幫助非常巨大。

女發明家莊寶娥

莊寶娥是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已經有了六個孩子，而且認字不多，但是，她却成了一個發明家，新出世的電動洗衣機的創造者就是她了。莊寶娥是上海靜安區張家宅里弄洗衣組的組員，担任着縫衣和洗衣工作，是一個非常積極的婦人。不久前，她採用土辦法試製成功一台電動洗衣機，這種機器半小時能洗三十件衣服，比手工洗衣快上八九倍。莊寶娥過去是一個不出屋門的家庭婦女，自從家庭裏解放出來之後，她便參加里弄的洗衣組，為了減輕姊妹的艱辛勞動，她終於發明了電動洗衣機，所以姊妹都叫她做「女發明家」。

流動氣象台好處多

流動氣象台是內蒙古草原上的新發明，自從這種氣象台出現後，幫助牧民傳遞氣象情報，戰勝自然界給予的災害。每一天，流動氣象台的工作人員携着無線電台和氣象儀器，深入到白雪皚皚的牧場去，把當天各中心氣象台收到的氣象情報，結合當地氣象變化做出所在地區未來廿四小時或卅六小時內的氣象情報，通過傳遞員迅速傳送到各牧場，協助牧民抵抗風雪和安排生產。最近，自治區草原上出現了六個流動氣象台，再加上一百二十三個固定的氣象台，形成了一個強有力的氣象網，這麽一來風雪再也不能威脅當地的人民和畜類了。

育棉有了新方法

四川省簡陽縣是產棉的主要地區，近年來，該地區通過歷年棉花豐產經驗，一方面提早播種，另一方面創造了「地火籠」溫床育苗辦法，從一九五九年起，全縣有十萬畝棉花是獲得空前豐收的，平均畝產皮棉高達一百一十斤。「地火籠」溫床育苗需要選擇地勢稍帶傾斜，向陽背風的沙質土壤做苗床，苗床四周作土埂，上蓋晒蓆或草帘以保溫，生火晝夜不停，保持攝氏二十至三十度，白天揭蓋透光，夜晚加蓋防凍，用這種方法育苗，三天棉苗就會上土，比過去谷雨播種的遲花出苗期提早五十多天。「地火籠」育苗法費省效宏，四川全縣已普遍推廣採用。

插秧機好手黃寶蘭

年僅十九歲的女插秧機手黃寶蘭，原本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村女。然而，今天她不但學上了文化，而且還是一個技術好手：她的插秧機開得很出

低勞動强度，而且還可以提高質量，增加生產。譬如貴州省銅仁、修文等二十多個縣市，去年用醴陵二號甲型插秧機栽插水稻三十八萬多畝，就比手插節省人工共六十多萬個；平均每畝節省將近兩個工；江西省去年機插的三萬六千畝水稻，也比手插增產百分之六點五到百分之十五。有的地方更增產百分之三十一到百分之三十五。

我國農民長久以來都是彎腰曲背插秧的，特別是在雨淋日晒之下，其辛苦的程度，非身受者，不可得知。而今有了插秧機，既可以大大減輕他們的辛苦，又可以增產糧食，他們那有不歡迎之理？故此，他們就用山歌來唱出插秧機的好處：

「自古插秧手稱能，
如今機器飛田中，
保質保量效率高，
腰不酸來腿不疼，
初看好似龍戲水，
轉眼青紗已織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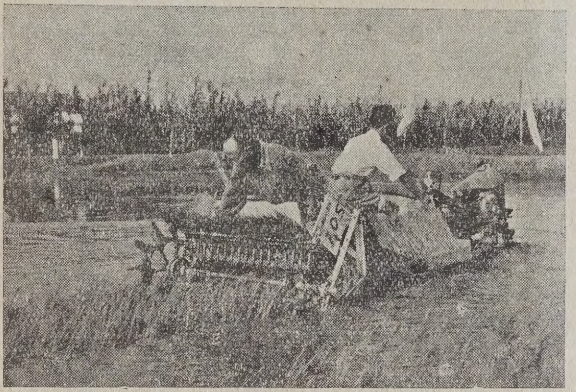
這是貴州省湄潭縣農民所唱的，但這種喜悅又不單單是屬於湄潭縣一地農民的，它是全國各地農民所共有的。全國各地農民正像湄潭縣農民一樣，要用千萬首詩歌來頌讚插秧機在中國廣大的水田上飛馳。

衆多的插秧機在中國廣大的水田上飛馳的結果，除了上面所說的大大減輕勞動强度和增產糧食之外，還有另一種意義，那就是加速水田其他作業的半機械化和機械化。而隨着水田插秧和其他作業的半機械化和機械化的實現，今後在水稻生產方面必將可以節省出大量勞動力，投入其他多種經營。這樣，就會促進農、林、牧、副、漁各業的全面發展。

由此可見，插秧機的廣泛應用，不僅對於水稻本身有大利，而且對於整個農業生產都將發生深遠的影響，

現在水稻用機器插秧還只是開始，但已使人看到中國農民彎腰曲背的時代即將成爲過去了；同時亦不難看出，一幅繁花並茂的農、林、牧、副、漁圖景亦將展現在眼前！

歌唱吧！歌唱中國農民不再彎腰曲背，歌唱各業興隆，歌唱一切美好生活的到來！



南一〇五B型的水稻插秧機

色，曾四處去担任使機插秧的訓練班教授。四年前，貴州省山區裏滿山遍野人羣展開繁忙的春耕，那時黃寶蘭才十五歲，連插秧機還未學會。一九五九年二月，公社來了一台湖南醴陵二號插秧機，從那時開始，黃寶蘭便和同伴們小心翼翼地下田學着使用插秧機，起初常常出現漏秧、傷秧等現象，經了十多天苦學，她却獲得了插秧機比賽大會的第一名，她的使機插秧比手插提高工效七倍多，成爲插秧好手們的學習榜樣。

剪羊毛也用機器

內蒙古是畜牧業最著名的地方，當地的羊毛出產是非常出名的，因爲羊毛的出產太豐富，所以往往出現剪毛趕不上出毛的現象。最近，商都鑲黃旗鐵木工具修配廠的工人馬希巴圖，苦心研究創造成功一台手搖式剪羊毛機，用這個機器來剪羊毛，每人每天可以剪上三百隻到四百隻羊的毛，比起用手工來剪毛效率提高十倍左右。手搖式剪毛機同時能帶動四把剪刀的手搖式剪羊毛機，體積不大，只有四十九點五市斤重量，製造成本很低，最合適於無電源的農村和牧區使用。從此剪羊毛便不再採用手工而用機器了。

製鞋機器出廠了

一直以來，做鞋都是靠雙手的，所謂「鞋匠手中三件寶，針錐夾板離不了」。有一個時期，有些青年工人們提出做鞋用機器的口號，給一些保守工人阻碍了，他們說：「手工操作，是正道，想用機器是瞎胡鬧」。然而最近河北邢台製鞋廠在很短期間內先後創造和仿製出平底機、拉皮條機、分眼機、納底機、納鞋機、打毛機等二十種做布鞋的機器，使二十一道工序中有十七道主要工序實現了機械化。往日五十人裁底的車間，現在兩個人就可負担了。機器做鞋的質量和結實程度，可以趕上手工製鞋最優等的水平。

礦山裏的優秀教師

丁玉清是一個優秀教師，更是礦山的文化播種者。過去，丁玉清本人就是一個礦工的女兒，在她童年時，只讀過幾年書，她的學費也是父兄拼命做工省下來的。她有了文化，便決定幫助礦區孩子學好文化；一九五四年的秋天，她來到了本溪煤礦業餘學校任教師。丁玉清不但關心學生們的學習，更關心他們的生活，不是自動幫助學生解決生活和疾病問題，而是時常到礦井去了解，把勞動時的術語用到課文中去，編寫了一張適合煤礦工人需要的一千五百字的識字圖，加速掃除文盲運動。如今她已幫助了八百多名礦工摘掉文盲帽子，所以工人們說：丁玉清不但是教師，還是工人們的知心朋友。

文盲成了土專家

萬榮縣青谷村有一個土專家，他的名字叫程寬牛，是一個勞動好，人老實的青年農民。從前是一個很可憐的討吃者，父祖兩代都是給地主扛長工的，在他的成人過程中，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現在，他脫離不幸的日子，進入了幸福生活的佳境。一九五九年他學會了拼音字母之後，便很勤力地讀書，讀過了「黑妮種棉」一書後，他種了四分棉花，一分紅薯的試驗田，他用「賽力散」拌種，不讓棉田生虫。而且創造了「壠土插秧法」，使紅薯生長好。最近，他被評爲生產標兵，更是羣衆愛護的土專家。程寬牛還能寫詩歌，一年來，他寫了兩百三十多首詩歌及快板；看他今日的成就，誰能想到他以前是個文盲呢！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喜旅

裹蒸粽香味的變化

李小姐拿着一個紙包，和老高擦肩走過，她瞥見是高永祥，就虎起了臉。她今天碰着了這位莫名其妙的傢伙，實在很不舒服。香港的色狼多得很，見到了女人就兩眼發直，她見得多了，可是還不致直釘到學校裏來。現在才明白，他和校長認識的，怪不得他知道我姓李，原來他早巳打聽好了。——哼！這傢伙。

老高見了她那股神氣，心裏不好受，那敢再招呼她？連忙和老校長握別，走將出來，覺得好像犯了罪。老校長又回進校長室去，聽見他這樣說道：

「李露絲，你的捐欵都齊了嗎？」

下面還說了些什麼，老高沒聽見，他走得很快，直走出校門，連門房老朱同他打招呼也沒留神。

老高聽得仔仔細細，校長叫她李露絲，她是李露絲，正是這個女人，那還有錯？想不到她這樣沒有情義。她也想不到我發現了她之後，會一直追到學校裏，我看得出，她一見到我，臉上就露出鄙夷的神氣，其實是她吃了一驚，對，她良心不安，她震了一下。老高就這樣胡思亂想，氣憤憤地搭上巴士，回樂斯酒店去了。

老高悶得慌，不知小高到了哪裏去。他在房間裏悶坐了一會，越想越氣，忽然想起洗了的恤衫要熨，就開門叫伙計，問他借熨斗。伙計說：

「先生，你要熨西裝，我們店裏有女工，熨得又快又靚。」

「不，我要自已熨，煩你借個熨斗來。」

伙計要遷就客人，再則知道華僑客人的脾氣，就給他借熨斗。

老高把恤衫放在床上，權把床舖當熨衫板，他三熨兩熨就熨好一件，順便又熨了西裝，他手脚乾凈利落，一點不含胡，都熨得十分挺括。

老高滿心以爲熨好了衫，大約小高就會來，他得把今天的事對他談談，要透了才痛快，省得蹩在肚子裏，可是沒有見到人。

小高哪裏去了？這裏要交待一下他的行踪。剛才他見老高在馬路對面追巴士，又叫了的士，不知鬧的什麼鬼。於是獨自回進樂斯酒店，叫伙計開了房門，暗忖他不會到什麼地方去，要就是遇着了什麼熟人，權且等他一會。

他一眼看到了床頭那隻旅行提包，沒有拉上鍊，就撥開來看了一下。

「我的天！」小高叫起來。

一綑周師奶代筆的信，整整齊齊的放在裏面。小高不再有勇氣看，仍舊放好，在房間裏來回走着。



看見一束舊信小高暗叫一聲我的天　　鄭家鎮畫

天氣很不錯，太陽光穿過通天，斜射進房間來。這通天正是樂斯酒家的天井，巳在煮裹蒸粽，香氣向上面直冒，鑽進小高的鼻子，小高心裏癢癢的，本想下去飲盅茶，塡塡肚子，現在可沒有這份閒情，他心裏難過的不得了，向李露絲求婚，却在頭上挨了一傢伙，這且不說，現在小叔叔的事，可全在他身上，在這三個月裏給他找到對象限期結婚，這非得加些緊才成。

小高在寫字樓裏，平日總是吊兒郎當，好多事壓着不辦，文件塞滿一抽屜，等到總經理或者營業主任催着要，那就趕他一整天，甚至通宵辦公，他就叫「限時趕貨」，那還好對付。現在這個限期結婚怎麼辦？就是趕通宵也不見得有把握，他又覺得實在施不上什麼勁。不過他總是有主意，好在他巳經有了點兒頭緒，既然有了點兒頭緒，就不妨押後些，他到底忘不了李露絲，先要和她辦一次交涉，不，要繼續努力。

小高的思想，就有這麼點神秘，像跳蚤似的，跳來跳去，既輕靈，又快捷，你以爲用手指頭捺住了，可是放開手指一看，牠不知跳到哪裏去了。

本來他呆呆地望着那個手提包，彷彿就是他的小叔叔，一股勁的向他致歉。現在一想到李露絲，立刻跳起來去打電話，他抓起話筒，叫接街線，撥到李露絲家裏，立刻找到了，說實的，小高的手指有點兒抖索，他一開口，可又勇氣勃發，說道：

「露絲，我是小高，向你道歉，……」小高聽得李露絲柔聲細氣地說話，她說剛才回來，早兩分鐘就找她不到，小高知道風波，巳經過去，就說，「露絲，我是眞心誠意地愛你，……」可是李露絲不同他談這個，只是笑着打叉，小高迷惑起來，也只能同她談別的，死吃白賴地纏着她多說幾句話，告訴她怎樣接了小叔叔，住在樂斯酒店幾號，小叔叔要找對象，還沒找到，在留港三個月的期內，限期結婚，……李露絲聽得很有興趣，小高就一路說下去，說到了這個難題上，忽然說滑了嘴，說，「露絲，我給你介紹吧，我向你求

婚，現在想想也不配，露絲，你就嫁給我的小叔叔吧，……」露絲又笑起來，說道，「好呀，你給我介紹呀！」

小高打完了這個電話，渾身不自在，全不是滋味，通天裏冒上來的裹蒸粽香味，他覺得有些倒胃，打了一個噎噎。

希望不要出亂子

小高發起愁來，又打了一個電話給周師奶。那口氣可兇得很，簡直是責成她，問她可有點兒眉目。昨晚雖然飲得半醉，可是他還記得說過的話，好像周師奶已經一口應承。——當然，她做這門生意，她怎會不應承？歡天喜地還來不及哩。小高這樣想。

他氣鼓鼓地拿着聽筒，彷彿這件事全是別人對他不起，才惹出來的麻煩。不料周師奶竟這樣說：

「啊呀！哪有這樣快呀？解京八百里也要先配好馬鞍呀！我今早上就去說，你還在睡覺，別人辛苦，你不知道。人家都要去打工，那有你坐寫字樓寫意呀，……」

看來周師奶又要發發小脾氣了。

「好好好！」小高說，「算你有理。張太那邊怎麼樣？」

「我也告訴了她，你估我攬住了獨做嗎？」

小高又碰了她一個釘子。小高不管這個，他自已先要看看人，自已先有了幾分拿把，才准帶到茶樓去給老高看。不能讓周師奶和張太亂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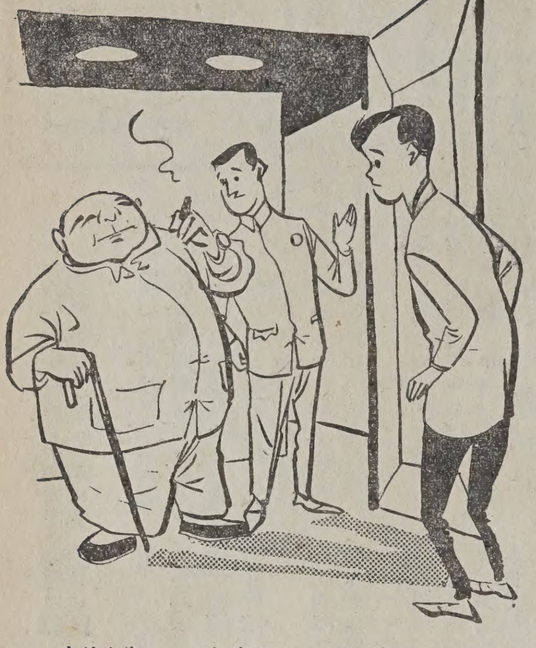
「你要看人也可以，」周師奶說，「今晚你早些回來，六七點鐘，有人會來的，可是也保不定，反正你不回來就看不到，隨你的便，你也知道我們規矩的。」

小高知道規矩，無非是封利市封包，錢，簡單得很。周師奶的意思是有人來接頭，讓小高順便過過眼，那就不必封什麼利市封包，算是沾了便宜，來不來就由你了，不來侍候你的。周師奶講起生意來，那就不是隨隨便便的了。

小高答應早些回清水街，順便又問起胡莉莉有沒有來打牌，回說沒見人，於是小高得另外動腦筋。他在鼻子裏嘆了一口氣，擱上電話。

這時到樂斯舞廳去嗎？那還早得很，茶舞還沒開場哩，胡莉莉不到五六點鐘不會「返工」。上她的住所去嗎？她住在華華公寓，這個時候，她還不到處跑？不知到什麼地方飲下午茶去了。小高不管，還是到華華公寓去。

推開房門，正要叫伙計鎖門，却見伙計正帶了一個客人在看房，那客人看來有一百八十磅重，戴一付金絲邊眼鏡，約有四十三四歲年紀，咬着支五塊錢一支的大號邱吉爾雪茄，名叫羅蜜歐，



來了一位有一百八十磅重的客人　鄭家鎮畫

小高認得這種濶氣雪茄烟，穿一身唐裝，雖然挺腰凸肚，樣子倒還斯文，手灣裏掛着一根司的，袖口捲起，露出腕上那隻大三針金錶，扣着黑絲錶帶，小手指微微翹起，那上面有一隻、金鑲鑽戒指，大得像一個大羅絲鉚，照小高的眼光估起來，這人要不是南北行出入口莊的老闆，也得是中環什麼百貨公司的東字號人物，不過他可不管，他才瞧不起什麼濶佬哩。他只管叫伙計鎖門，然後直着腿跨進電梯去。看樣子，這傢伙開了對面的一號房，做什麼呢？還有什麼好事？不是賭錢，就是玩女人吧，老實說，小高也挺不滿意這種生活。

小高抬着下巴，站在電梯裏，像一隻狗聞到了什麼刺鼻的東西似的，又打了一個小噎噎。他撲到華華公寓，果然撲了一個空，看看時間，覺得還是先到清水街去吧，於是到清水街。

現在老高熨完了衫，發覺肚子有些餓，想出街去，先找那裏有爲食街吃一頓飯，不料小高從清水街打電話來了，老高劈頭就告許他：

「眞是想不到，我找到了李露絲，……」

「啊？」小高不相信自已的耳朶，「你說什麼？你找到了李露絲？剛才？你看錯人了吧？」

「那會錯？清清楚楚，就在巴士上，我一直追，忽然不見了，後來在一家學校裏找着了，還同她談了話。」

小高莫名其妙，簡直有些魂飛魄散，怎麼？李露絲在巴士上？我打電話給她，她才回到家，後來在什麼學校裏給小叔叔找着了？啊呀呀呀！這是報應，我出的鬼不都給拆穿了？小高還要追問，說話有些結里結巴，他希望不要出什麼亂子。老高說：

「你來吧，來了同你細談，我有一包氣在肚子裏。」

——什麼話？他有一包氣在肚子裏？完了。小高想。就把電話擱斷了。

小高沒精打采地穿上衫，想上老高那裏去，可是滿腹狐疑，舉步不怎麼爽利了。周師奶說：

「你還上哪裏去？人家姑娘就要來找我了，你別走，到時可不要埋怨我搵了什麼的。」

小高給她一句話塞得沒口開，就坐下來，東想西想，這裏且不管他。只說老高打樂斯酒店出來，七轉八轉，找到了爲食街。吃了一頓飽飯，忽忽忙忙回酒店，一脚跨進門，就看到樂斯美髮廳的招牌，又想起了理髮。他一弄到護照就動身，連理髮的時間也沒有。好吧，還是理了髮再說吧。

老高搔着頭，推門進去，剛剛坐定，香烟、毛巾一齊塞到，他發現女客座上，有一個女人在邮髮，不是別人，正是李露絲。

老高也要叫「我的天」了。

（八）

服務版

關於歸國華僑學生就學的幾個問題

印尼陳福順、吳達光、林金英、鄭平、吳東興等讀友：

你們先後的來信都已收到了。你們問及回國就學問題，現在分別作如下解答：

（一）祖國是怎樣安置華僑學生的？

祖國正在大規模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迫切需要培養各方面的人才，因此，華僑學生回國就學是受到祖國歡迎的。

對歸國華僑學生和具有學習條件的職業青年，政府將依據其學齡和文化程度安排就學；經濟有困難者，國家給予助學金。

歸國華僑學生如果回國時趕不上學校招生的考期，或者由於程度較低，不熟諳祖國的語言文字等原因而暫時考不進適當學校，可以進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學習。國家為了幫助華僑學生補習功課，在廣州、北京、集美、汕頭設有四所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為了適應大批華僑學生回國升學的需要，另外幾所補習學校正在籌建中。

華僑學生報考各級學校時，報考條件和國內學生相同。但同等成績華僑學生可以優先錄取，在年齡方面也可以放寬些。

（二）歸國華僑學生的學習和生活費用怎樣解決？

考入高等、中等師範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華僑學生，和國內學生一樣，一律享受人民助學金和生活補助；考入大學和普通中學的學生，一切費用需由學生的家庭負担；但華僑學生生活確實有困難者，由國家發給人民助學金，一時僑滙中斷的，由銀行給予小額貸款，以保證他們安心學習。

（三）歸國華僑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志願選擇專業和學校嗎？

當然可以，但應該實事求是地考慮自己的政治、學業、健康等條件是否適合所選擇的專業或學校。國家根據建設的需要，原則上盡量照顧華僑學生的志願，但是如果有些華僑學生因條件不具備不能達到理想志願時，應根據國家需要再確定志願和服從分配。

（四）考入各級學校的華僑學生應注意些什麼？

華僑學生久居國外，在生活作風、思想認識、文化程度等方面和國內學生有一定的距離，因此，華僑學生應該在學校和同學們的幫助下，刻苦學習，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積極參加勞動鍛鍊，把自己培養成為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新人，同時應與國內學生一樣嚴格遵守學習、生活等方面的紀律和制度。

十年來，在各地學校學習的歸國華僑學生，絕大多數進步快、表現好，受到學校當局和同學們的稱讚。

小信箱

婆羅洲邵兆新讀友：

你託我們代購的幾本文藝書，已由郵掛號寄上，希爲查收。一九五八年的合訂本共分兩册；「走馬十二城」是一本遊記體裁的書，如需買，請示一音，當替你妥寄就是。（晉）

新西蘭劉佩玉讀友：

來信收妥，由香港赴北京，須經廣州轉乘火車或飛機，航空所經路線：長沙、武漢、鄭州三個城市，全程客票需費爲人民幣一百五十八元；廣州至上海爲人民幣一百零三元。（艾）

智利馬弼年讀友：

你如定閱本刊全年（廿四期），可匯下美元二元五角（已包括郵票費在內）。每期寄遞是採用平郵。（發行課）

星洲姚善衡讀友：

中國出版的「人民文學」，在香港可以代訂；其他的雜誌如「新觀察」、「旅行家」、「大衆電影」、「戲劇報」……都可以買到或代訂。（發行課）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册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經銷者：
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册）

出版書目一覽

偉大的孫中山	宋慶齡等著	3.00
山水遊踪	豐子愷等著	1.20
我的故鄉	郁風等著	1.40
中國戲曲藝術	雪　橋著	0.80
還鄉小札	康　年著	0.80
今日之歌	辛文芷著	1.00
小　鹿（小說）	阮　朗著	2.00
潮州舊事	葉　浦著	1.00
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朱省齋著	2.00
幸福的藍圖	茅盾等著	1.50
可愛的家鄉	何香凝等著	1.20
九個女性及其他	李惠英著	1.20
走馬十二城	吳其敏著	2.00
鄉情小品	康　年著	1.00
風雷集	辛文芷著	1.00
意外的愛情（小說）	夏　易著	2.00
過去的工作	知　堂著	1.00
花間寄語	黃蒙田著	1.20

鄉土半月刊（精裝合訂本）　每冊 4.00

- 1957年合訂本（一）　（1—12）
- 1957年合訂本（二）　（13—24）
- 1958年合訂本（三）　（1—12）
- 1958年合訂本（四）　（13—24）
- 1959年合訂本（五）　（1—12）
- 1959年合訂本（六）　（13—24）

香港 新地出版社 出版

走馬二十城

吳其敏著

本社出版・鄭重推薦



本書作者在祖國錦繡的大地上，作了一次小小的環遊。足跡遍及：武漢、重慶、成都、西安、洛陽、北京、天津、南京、蘇州、上海、杭州、廣州等十二大城市。越三峽，跨秦嶺，旣探寶藏於龍門石窟，復觀盛典於天安門前，雖云走馬看花，亦一豐足收獲。本書爲此行紀遊之作，江南山水，北國風光，頗有細緻的描畫。全書十七萬言，附圖四十餘幀。

（每册定價港幣二元）